

同治壬申仲春重鑄

東坡先生文集

本閣藏板

序

惺菴侍講領鄉試第一成進士入翰林嘗出典江南試
督廣東學既還

朝擢侍講乞假歸余來浙科試嘉興竣惺菴以書寄其
古文屬余論定蓋惺菴之領鄉薦出桐城李海帆觀察
之門海帆嘗請業於姬傳先生而吾友魯賓之嘗稱海
帆之爲人與學余是以獲交於海帆而惺菴同官京師
與余過從亦至密夫爲古文者必本於質行行得其正
矣而博學以輔之是以其言有物而有序至於節奏義
法之見諸屬辭者旬日間可究其緒也惺菴之論文旣
激芳閣集

序

一

云立言不可以無本矣其衡文課士悉與其言相副江
左南粵聲稱翕然他日出而游登卿貳揚
朝廷稽古右文之化著以人事君之義年愈進而學愈
篤名日著而文日高余與相切磋而講貫者桐城之家
法其益以表見於天下也今序惺菴文其以爲息壤之
盟焉可也新城陳用光

序

嗟夫惺莽不可作已而吾心目間時時有一惺莽閱四
五年如一日以爲溫雅篤厚直諒多聞世豈復有如君
者乎今歲春伯蕃昆季蒐輯先集將以付梓余欣然爲
任編校之役於是總彙全稟讀之如見其志趨性情焉
如親其顏色譬歎焉回憶尊酒論文此景顯顯在目前
則又反復吟哦低徊不置編旣竣蹶然興曰文章千古
事君自有其不朽者亦聊紓余悲已君夙深於義理之
學故其文饒有淵靜之思肅穆之氣於古歐陽公爲近
近則胎息望溪能得其骨髓詩不多作卽景成吟不事

漱芳閣集

序

彫琢而一種閑雅恢廓清雋遙深自然流露君好坡詩
往往不自覺其脫口宛合也昔歲庚子余在保陽君以
手訂詩文二冊寄余校勘當是時余猶能措意文字且
校且讀每篇後必綴以評語其有商榷牽臆直陳務盡
而君獨以爲允也今舊冊依然老眼重過非但如見故
人而已并如逢故吾焉蓋時已踰十稔矣君嘗謂人生
不過一寸心歷數十寒暑耳而用之者萬端其用於義
理文章百無一二焉而已儻忽老至矣此言最爲沈痛
余因自念平時力學勇猛精進會未能及君萬一今遲
暮無聞序君之集能無慨學之難補而負吾友夙昔相

期耶肯咸豐二年秋九月同里朱壬林撰

漱芳閣集

序

二

漱芳閣集目錄

卷一

議壘水田疏

倣製恒升車取水灌田疏

軒轅非地名辨

少昊解

諸侯解

蜀漢獠亭之敗論

謝安論一

謝安論二

漱芳閣集

目錄

卷二

宋元學案序

明楊貞肅公政績錄序

明楊文懿公遺文序

續樵李詩繫序

彝訓堂遺文序

書澤堂文稿序

粵東試牘序

廣編珠序

屈芷香塾課文序



小雲廬詩稿序

家愛廬小賦古錦集序

費母節孝詩文集序

費節母徐太恭人壽序

山滿樓遺集序

石經閣詩略序

壬午江南鄉試錄後序

己亥順天鄉試錄後序

甲辰會試錄後序

甲辰江南鄉試錄後序

漱芳閣集

目錄

卷二

復家雪廬先生書

與劉霞江書

與黃霽青太守書

贈太子太師閩浙總督孫公傳

李次白傳

許玉叔傳

國學生程君雪園傳

趙烈女傳

劉烈女傳

卷四

封光祿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畧狀

先考 贈奉直大夫府君行狀

興甯縣重建學宮記

先人手澤記

沈氏購藏遺蹟記

凝妙齋讀書記

卷五

書岳忠武王文集後

識東湖脩禊卷後

漱芳閣集

目錄

識 先君子遺稿後

跋小字麻姑仙壇記

跋沈同齋畫卷

跋耆舊錄

跋孝子陸雲駿手書孝經冊

跋鍾山子先生周易象義觀通

跋同年蔡湘生書冊

跋朱漕帥青衫舊迹卷

題張頑夫遺蹟

題望雲圖

三間草堂紀事

書事

書周進士濟

書及上舍事

卷六

禮部尙書山陽李公墓志銘

貴州鎮遠府知府賈君墓志銘

誥封奉政大夫許公墓志銘

誥封太恭人例晉淑人朱母盛太淑人墓誌銘

國子監生剡溪姚公墓表

漱芳閣集

目錄

四

祭高郵王文簡公文

史官公祭總裁陸文恭公文

祭姑母馮安人文

陸坦人哀辭

高純齋先生像贊

卷七

恭擬 三壇祈雨祝文

恭擬告祭 五嶽文

恭擬

孝穆皇后
孝愼皇后

梓宮奉安祭文

恭擬祭原任吉林將軍蘇清阿文

恭擬祭兩廣總督盧坤文

恭擬原任趙城縣知縣楊延亮碑文

那彥成傳

卷八

古今體詩

卷九

古今體詩

卷十

古今體詩

館閣賦附

漱芳閣集

目錄

五

士芬字誦清號惺齋浙江平湖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解元二十四年己卯恩科進士由編修官至戶部右

侍郎

漱芳閣集卷一

平湖徐士芬惺菴

議墾水田疏

臣惟近京開墾水田實

國家萬世之利祇以經費浩繁屢議未果本年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請天津等處增兵六千經兵部議覆奉旨允准在案伏思屯田一法無事則乘耒有事則荷戈實爲古人寓兵於農之良策海濱潮淤沃壤宜於種稻今集兵已多又在可墾水田之地以開溝洫實屬衆力易成不煩召募不需經費不礙訓練且溝涂可以限戎

漱芳閣集

卷一

一

馬之足屯兵可以免坐食之虞因勢乘便似覺兩有裨益臣見已故萬全縣知縣施彥士現任東安縣知縣倪承弼有合刊開墾水田圖說一冊緣該二員均係里居瀕海農家者流故於畫溝開渠之法條分縷析講求水利之說反覆詳明臣謹照式繕繪恭呈

御覽如蒙

允行將來能開成二萬餘頃即可抵南漕之數而南漕折征歲可千餘萬兩漕運各費以前人所言每石八九兩計之可省三千餘萬兩河工經費可節百萬兩且屯兵有田可恃其心更固而養兵之費因之亦省洵萬年

至計也抑臣更有請者開闢溝洫兵丁皆所能爲而農事或不能盡爛現開豫工捐例可否添列開墾水田一條無論現任候補候選及未仕者皆許投効計所墾之畝酌予議敘另爲一班所有雇募農夫及籽種田器皆由投効之人自備更不必官爲經理兵丁能耕者卽在召募之列未能者亦可隨同學習該處向種蘆葦者准業主改墾水田一體議敘未能者令其賃租於人至王公大臣本已情殷報効今卽於此事宣力似勝於捐貲助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

漱芳閣集

卷一

二

議仿製恆升車取水灌田疏

臣竊思北方春雨較遲若設法先爲灌溉無論得雨遲早總可一律豐收恭讀

欽定授時通考中有恆升車取水一法凡湖河井水皆能吸取入田且可隨處移用其法用一長筒中施機關以一柱入筒提挈升降卽能上水較之南方水車更爲便捷仰見當年

睿慮精審永可遵循臣於前年謹依製竹筒一具時因竹性易裂未敢率呈茲改製鉛筒一切仍如前法而鉛質堅細脩補亦易可以經久業於河井試準似覺易爲

遇需雨時以此接濟便與得雨無異謹將樣式送交軍機處進呈

御覽可石

勅下順天府就近試行俟驗準有益再議推廣之處伏候

訓示欽遵其入水大筒現在謹貯澄懷園以備調取理合具摺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

軒轅非地名辨

構木爲巢曰有巢氏鑽木取火曰燧人氏教養犧牲曰

漱芳閣集

卷一

三

包犧氏初藝五穀曰神農氏此上古名號通例也然則何疑於造車者之爲軒轅氏乎乃史記謂黃帝姓公孫名軒轅索隱引皇甫謐云居軒轅之邛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劉道原外紀曰少典之妃附寶生帝於軒轅之邛因名軒轅是古人以軒轅爲所生之地因爲名號者無異詞按路史軒轅氏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通典云黃帝作車少昊時駕牛與譙周古史考同黃帝內傳帝命邑夷造車以便民事原伏羲始乘牛馬軒轅作輓輅呂氏春秋奚仲作車奚仲黃帝孫也是車至黃帝而始作者古人亦無異詞夫帝

初生時尚未有車何以卽有軒轅地名乎車待帝而造其初生命名卽以是乎二者顯然矛盾何兩存其說不一辨正者迄今已四千載外紀謂帝生于軒轅之邛又謂命邑夷法斗杓作大輅是一人之說亦先後歧互也徐廣曰帝號有熊正義曰附寶生帝于壽邛是帝之生實有其地不必曰軒轅邛也有熊氏實有其號不必曰名軒轅也初曰有熊氏因造車曰軒轅氏猶太皞本曰伏羲氏因養犧牲又曰包犧氏也釋名黃帝造車故曰軒轅氏最爲明當若必繫於所生之地將有巢亦可曰生於巢燧人亦可曰生於燧乎索隱云帝姓公孫長居漱芳閣集

卷一

四

姬水因改姬姓其言近是左傳稱帝鴻氏鴻其帝之名與荒遠難稽闕之爲是

少昊解

史稱少昊氏能脩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晚日之明故號少昊金天氏初以前說爲正大陳說爲穿鑿細思之陳說是也太昊時鴻濛初闢考其制作祇有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定歲時以龍紀官教民佃漁畜牧儷皮嫁娶造琴瑟數事耳此數事者亦粗立規制簡而未備也逮黃帝文明大啟其制作增於伏羲時者奚啻倍蓰安有舍其父明備之政

而遠脩六七百載以前椎輪初制哉觀其以鳥紀官分
布各職大都太昊時所未有若云所脩之政閒承太昊
遺制而遂以爲號則其說實無可通按昊從日說文作
昇詩傳昊昊天也天得日而明郝閣頌精通皓蒼則昊
亦作皓皆象天之明也太昊少昊亦作太皞少皞皆取
明象伏羲以木德王易稱帝出乎震是也日生於東昊
羲皆取日象故曰太昊伏羲氏五帝以五行相生爲王
黃帝以土王少昊卽以金王金位西方與太昊對故象
晚日之明曰少昊金天氏伏羲開天首出故曰太金天
象曰西故曰少若謂修太昊政而爲少昊則太昊之昊
漱芳閣集

卷一

五

義又何本乎

諸侯解

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謂之諸侯噫
何其穿鑿之甚也公侯君也爾雅明言之矣白虎通侯
者侯也侯逆順也周官職方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注
侯爲王者斥埃也渾言之則皆爲君析言之則侯爲侯
伺義固不相戾耳諸侯之稱始於夏禹貢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是也二典三謨祇曰羣后而已若五帝紀
諸侯尊軒轅爲天子此後世之詞耳周官唐虞稽古外
有州牧侯伯則僞古文也禹貢侯服有男邦五等之爵

同時立制可知謂侯取射侯之義何以解於公伯子男之名乎夫侯居公之次而統以諸侯名者五等惟侯最多三公食邑在百里內所謂百里采也上公不輕封畿外以侯爲尊故以諸侯統之猶稱君者概曰公耳若夫以射選賢則卿大夫士皆選焉記曰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桑弧蓬矢男子生皆然豈盡人欲爲諸侯乎廣韻所稱蓋本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之語也不知射侯之侯屬諸侯而言非謂正鵠之侯且戴記此語亦出無稽古時封建不外宗族勳戚幾見有因射得封因不中而激芳閣集

卷一

六

失侯者哉侯說文作侯从人从厂象張布之狀矢在其下其制上廣下狹似有人立而侯中否之象故射之侯與公侯之侯皆取候義非諸侯復取義於射侯也祭侯之禮辭曰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則且以侯爲戒胡復取之且鄉射亦謂之侯可曰中之則得爲諸侯乎

蜀漢獠亭之敗論

蜀先主獠亭之敗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亦不危矣余謂此非孔明之言也亮於此時丞相也其得君則如魚之於水也宜止先主孰如亮

乃已不一言而徒慨想於已亡之孝直耶孔明節制之師非孝直所及乃以就行亦不危諉之耶先主之伐吳爲關公也關公恩若兄弟吳害之而不知報是謂負宿心欺死友夫蜀之此舉有似忿兵矣然吳有可伐者二稱臣於操操之黨蜀之仇也一當伐上書稱說天命操遂乘機以周文王自居次年丕卽儻然卽帝位是魏之篡吳成之也二可伐分荆通好之後蜀未嘗開釁於吳也無端受魏指邀攻樊城之師斬其重將吳已儼然逆賊之腹心爪牙矣三可伐聲罪致討公義私恩皆繫於是微論孝直亡卽孝直存亦不能諫也微論孝直不諫卽孔明亦以爲不必諫也猗亭之敗敗於師無紀律非出師之過乃不問敵之當伐與否而徒論成敗於事後豈足爲孔明也歟

謝安論一

安石淝水之捷王陽明董中峯以爲有天幸胡致堂喬獻蓋以爲有成算陳紫峯謂其安排意多而矯情鎮物徐子曰諸說皆偏合論之則近是然猶未知謝公之心也福德在吳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而忽思殄滅之秦之強恃一王猛猛卒而黷武不已是謂佳兵可敗一堅恃屢勝之勢滅涼滅代陷襄陽拔魏興如摧枯拉朽遂欣

然覩東南一隅意圖混一是謂驕兵可敗二師久不息
又驅陸兵遠涉江淮如曹瞞之於赤壁可敗三堅曰以
吾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曰擊晉如疾風掃秋葉輕
敵似齊頌之戰鞏可敗四之數者安之所及料也朱序
私勸速擊堅望八公山草木皆兵易驕爲懼苻融肯麾
兵使卻兵退不可復止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
晝夜不息致飢凍死者什七八之數者豈安之所及料
乎觀其過戶折屐足知其喜出意外焉謝元問計答曰
已別有旨命駕遊山墅與元圍碁又遊陟至夜此誠安
排意多矣卻桓沖援兵三千驛書至圍碁如故此誠矯

漱芳閣集

卷一

八

情鎮物矣然亦知其何爲而然乎夫國家所繫以安危
者人心也秦兵八十七萬以八萬人當之如泰山之壓
卵雖履屐皆當之謝元不能無懼安素日閑雅又石元
輩所知當此之時安亦稍示懼色則諸將皆股栗不知
所爲豈復能部陳嚴整又出使敵移卻之詭計乎惟見
其閒暇無事以爲必有成算可恃無恐臨陣而氣不餒
心不亂是不啻助之數萬兵也秦人輕而寡謀見晉兵
整暇無懼卽已氣奪是不啻去敵數萬兵也昔衛侯將
伐晉曰衛軍當其半寡人當其半克矣夫一人足當晉
師半者國君臨陣足以懾敵心也趙雲偃旗息鼓數十

騎能敗魏兵楊儀反旗鳴鼓仲達以爲諸葛而不敢逼
閒暇無懼足以懾敵心也况八萬之師果敢作氣好整
以暇不待交鋒而秦人氣奪矣是皆問計時片刻爲之
也不然部署諸將豈無指授何不以明告石元哉故明
乎安之心而當日天幸人算安排矯情蓋兼有之以成
此功云

謝安論二

古來安社稷臣或以才或以智或以誠懇獨安石以度
東晉社稷瀕危者數矣皆其閒逸之度消於無形卒措
國於磐石之安桓温之入朝也將除王謝移晉祚斯時
漱芳閣集

卷一

九

何策以禦之哉然使稍示驚懼不必如王坦之倒執手
版而已被害矣從容就席訐其壁後置人温之所爲安
知之安所爲温不能測也不能測敢輕動乎笑語移日
使温數十年處心積慮撫枕興嘆願爲莽操之志偶然
而來如火之烈忽然卻阻旋卽冰釋者匪有異術特以
無事處之也至病求九錫袁宏具草安輒改之歷旬不
就以待其斃以視持詔毀帝前者靜躁隱顯何如桓冲
忠於王室未必非其本心然其兄猷如此猶不敢發
冲曷敢有異志人有騁駿馬於康莊耳後生風鼻端出
火勢將瞬息千里忽遇洪湖萬頃有勒馬而止耳誰復

量水之淺深更思褰裳涉之哉故息一温而凡爲温者
自息敗一堅而凡爲堅者暗敗晉室之安安於無形者
多矣義之以胼胝旰食相規雖云正論非知安者也勤
勞靜鎮用不同而收功也同亦觀其時何如耳安上書
求自北征安置三桓不令失職亦不使難制識劉牢之
王味之不可用豈徒清言者耶雖然安不能無清言遺
習亦其性與之近惟能渾精細於閑雅之中卽以閑雅
助精細故能有濟不然東山絲竹此輩不當束之高閣
耶

漱芳閣集

卷一

十

漱芳閣集卷二

平湖徐士芬惺菴

宋元學案序

昔紫陽撰伊雒淵源錄十四卷世謂爭門戶者率据是書及梨洲黃氏著明儒學案人亦以門戶目之余謂門戶不必立宗派不可不辨也宋元諸儒宗派之殊別繁於有明此黃氏所爲追著學案歟顧原本未成編其子耒史嘗續葺亦未有定本後謝山全氏修補之其稿歸於月船盧氏黃氏之本有其後人補成八十六卷蓋嘗參諸全氏本而未備者陳石士少宗伯實先得之惜其漱芳閣集

卷二

一

非完書也以屬甬上王履軒明經暨慈水馮君五橋兩君旋得全氏底本於盧氏零星件繫不無殘缺失次迺以諸本悉心參校都爲百卷仍如全氏之目先是月船同門蔣樗庵氏亦有學案殘本取以校補並攷證於鮎埼亭集諸書譌者正闕者補且於各卷一一標識俾黃全兩家犁然如見各原本其用心之密用力之劬得成完書以昭示後學者厥功偉已抑余因之有感焉黃氏本嘗佚矣梨洲之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得之全氏補本亦兩罹於厄今所輯者五橋刊於鄞履軒攜一本於京師而鄞版竟燬於兵燹是書又不絕如綫成之既難

保之復不易乃危而獲存卒能與紫陽書並垂不朽者
豈非天耶爰并識之

明楊貞肅公政績錄序

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也好之者人無善惡時
地無近遠視感之者何如耳德清程聽溪先生秉鐸嘉
興甫三載重修學宮書院陸清獻公祠凡有關於學校
者百廢具興前明僉都御史楊貞肅公守吾郡九載清
廉仁愛剛正不阿事詳明史郡有祠今年春先生奉長
官命致祭見牆宇頽圯亦倡捐重新之三月而蒞事官
斯土隸斯土者咸爲詩落成得若干首爰錄公傳並考

漱芳閣集

卷二

二

逸事彙爲一編曰楊公政績錄而系詩於後士芬方在
郡得觀其事因有感於懿德之同好焉方公守郡時孔
儒銜之至入署揆篋後卒慚謝入覲時汪直銜之然其
對憲宗曰不愛錢者惟楊某故曰好之者人無善惡正
德時太守徐公盈黔人也實興公祠乾隆間秀水令馮
公玠涿郡人也以徐公暨進賢何公社合祀於祠顧馮
公與先生及今之紳士距三太守皆數百年而曠世相
感如此故曰時地無近遠惟公之秉彝與人同故人罔
不好之惟先生之懿好與公同卽與人同故一倡而罔
不應之匪惟應之又歌頌之則豈不視乎感之者耶瞻

仰祠宇循覽是編吾知油然於懿德之好者正不獨一邦人士也已

明楊文懿公遺文序

物之生必由其本水之流而不息也源爲之木之鬱茂條達也根爲之道者文之根源也况制義之於文尤道之深切著明者乎余視學嶺南巡歷十數州郡能文者不乏其人然或不免摹擬襲取之病求其真有得於道者往往難之按循州時西平楊生雲靄呈其先世文懿公古今體詩及四書義各二卷余旣爲題其詩集復取書義讀之嘉隆正軌伯仲震川荆川間洵爲制義之準則已雖然是有本焉蓋公幼時習誦卽不肯爲古人載糟粕後遊盱江羅近谿先生門大悟性道之旨故其學一以明新止至善爲宗其里居講學立朝獻納舉不出此然則先生之於道固已居安資深左右逢源矣及其執筆爲文豈曰吾以爲文乎哉亦以明其道焉耳胸有所得肖聖賢言以達之期於是焉當焉而止斯爲天下之至文豈由摹擬襲取而得者哉有本者如是耳楊生能收拾先人遺書而重新之其志可嘉已吾尤望其以公之學爲學則正學之傳近守家法而已足焉若粵之人士能法鄉先正而得其本則其爲文也豈猶是前所

試之文哉豫章之材滄溟之觀庶幾旦暮遇之

續樵李詩繫序

吾邑沈南疑孝廉輯樵李詩繫四十二卷自漢以來一郡之詩略備然是書成於康熙三十六年其采國朝詩祇七卷陸陸堂太史擬續之嘗爲文以徵詩時纔閱一紀耳而云詩老下世者多惟闕於表章是懼迄今又百餘年詩人輩出康熙己未乾隆丙辰

國家兩舉鴻博科吾郡與選者膺薦者先後凡若干人其他大小雅之材亦蒸蒸日上蔚爲國華然網羅非易易事故如陸堂之有志者雖不一其人而卒未有成書

漱芳閣集

卷二

四

同里胡雲仁先生懼其湮沒悉心搜訪得三十九卷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大旨與前書同其以科目人居先兼載詩評詩話諸例與前編異而順治以後前編所遺者亦補之先是先生長子瘦山實任搜訪之役瘦山歿次子東井繼之今東井又歿先生年逾八十病矇十餘年今忽重開因得卒其業安知非天欲存之而默相之歟前編已采入四庫是編行將備

天祿石渠之著錄則所關者豈一郡文獻云爾哉

彝訓堂遺文序

外舅古愚陸公心總要道敏在慮前少貧約薪蘇繼晷

工舉子業試輒高等後屢躋秋賦遂不復踏省門然試於學使者上才藻鑒如故也生徒從之遊鈍者靈浮者實知名士未能僂指計公爲文不稽思慮嘗夜飲聞書院題輒擬製三爵而就集中欲罷二字題文是也是集爲公手編評點密緻嘗有意付鏞未遂而卒歲庚寅士芬爲梓於嶺南距公之卒已十九年遷延歲月士芬之咎也士芬年十四竊學爲帖括慮師呵斥不敢進次年春積數十首仍弄篋衍公與先大夫爲金石交詢孤兒狀於中表沈氏曰如能操觚吾當教之爰繕數義以呈他日袖之來塾曰汝筆秀出行青其矜矣引繩切墨理

漱芳閣集

卷二

五

法一衷先正復爲口喻指畫者竟日自是依期密課評易如初不少懈嗚呼此事距今三十年矣展讀遺編宛承警欵比年校士一以公言爲準而公不可見已悲夫士芬於公弟子也壻也其何敢序公文然唐李漢於昌黎亦以弟子而兼壻者其序昌黎集至今傳之士芬讞陋曷敢援以相例惟茲編將行世聊誌其顛末以爲喞引云爾

書澤堂文稿序

余之初至粵也道出始興始興爲張文獻公故里意其流風餘韻尙有存者詢之梁久竹大令則曰曩者邑人

士文不入格詩不協律蓋文教不振久矣比年來蔚然
改觀則趙廣文筠如之教也於是心識廣文旣而校士
於其邑士之能文者一如大令言於是心重廣文以爲
其教如是其文必有可觀者今年秋賦其令嗣工舉業
可出而問世矣將入貲爲國子生罄篋僅六七十金門
弟子多素封家欲足成之卻不受卒不得與試余聞之
愈益重廣文香山曾卓如侍御其高弟也述其生平清
介大率類此因出其所著制義四卷見示冠以尊甫九
衢先生行略及制義二十餘篇余受而讀之析理精選
詞粹思入於幽奧而出以平簡義貫乎經史而達以渾
灑芳閣集

卷二

六

融文品之潔迴軼塵俗蓋君之學行本於庭訓而又潔
己自愛慮淡物輕故其發爲文也如此前之覘其教察
其行如見其文今則讀其文如見其教其行矣余喜始
興士之得有師承也爰以所知者序其文以爲秉鐸者
法

粵東試牘序

嶺表正域南離文明之光蘊於物而百寶生鍾於人而
才雋出子微伯和漢時已著經術若曲江瓊山之勲業
新會增城之理學後先相望聞者興起

國朝自惠學士以治經勵士士咸知探古始耽墳典矣

繼之者薰陶不輟文治駸駸日上而宮保阮公建學海堂士益肆力於經史詞章實事求是與抽秘騁妍者各奏爾能洵人文薈萃之地也余視學此邦懼無由報稱日勛多士以飭躬勵志力埽浮靡之習痛抑躁競之風披甄不囿一格要以別裁僞體爲先庶幾各存真面免誚虛車惟寸晷所限尠克完善略短表長積久成帙匯以學海文瀾漸臻彬彬蔚之觀遴其較粹者錄如于首聊以見一方文物云爾敢謂粵秀盡於是哉

廣編珠序

甚哉不息之彊也溜穿石綆斷木涓涓不已流爲江湖

漱芳閣集

卷二

七

學問之道亦猶是已吾友毛柿莊茂才輯廣編珠若干卷蓋繼隋杜公瞻之書 國朝高文恪公補之續之而君廣之者也從子鑑清從君游請余爲序余曰子見其書庀几數尺展而讀之如入波斯藏中目眈心炫以爲吾師必泛覽乎圖書之林擷英乎羣玉之府網牽斤伐而得之者哉不知其始乃數字之積也甲戌之春余與子師共寓舍謂余授徒之暇向晚輒隸事爲對偶日以三四條爲率余以爲偶然涉筆未必成言乃迄今二十一年遂成此鉅觀昔唐宋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卷帙雖多皆非駢儷猶且開局集衆閱數春秋而後成若明玉

志慶之編古儷府雖云駢偶乃採摭六朝以後已成之作非自出鑪鞴陳禹謨之駢志二十卷特以古事對偶標題不能妃青儷白字字工緻若夫五雀六燕天然合璧句不翦裁字無旁出古今有天生妙偶散隱於百萬卷中非冥蒐而默討之則千萬年不能作合其功視編輯類書奚啻什百倍故古來間有爲之者其卷軸不能富也公瞻原書不過二卷文恪補續不過四卷而子師竟廣之爲數十餘卷豈非難能可貴者哉公瞻編珠雖見宋志其書久佚今所傳者高氏贗本也茲編雖仍其名其屬對之精巧則遠過之向使子師於薄暮片刻因漱芳閣集

卷二

八

循度之不過因循片刻而已不得謂之情也今其所積亦不過構思片刻而已非有焯掌刺股之艱苦也晦者明之餘千里之行起於足下子其勉之旣以勸鑑清遂書其語以爲之序

屈芷香塾課文序

竹之虛也人師之石之確也人拜之惟虛也故扶質立幹能成孤管孫枝奏雲門咸池之樂焉惟確也故攻錯砥礪能成方珪員璧薦清廟明堂之禮焉其可師可拜也孰甚人之於文也亦然吾邑屈芷香茂才承楚騷遺韻扇其清芬尤工舉子業學者翕然從之頃過余手一

編見示則其改定塾課本也析於理爛於法充於波瀾
意趣觀者咸縱臆刊梓行世君欲然不自信逡巡久之
乃屬爲商榷之始敢授劄劑氏其虛也如此曩與君其
試館見君每閱一藝輒先以他紙作稿斟酌至不可易
然後筆諸文遂爲定本其確也如此宜乎從之遊者蜚
英騰茂若高益庵家芸楣諸君皆掇巍科以去有扶質
立幹之助焉有攻錯砥礪之益焉有孤管孫枝方珪員
璧之成就焉是編出人將比諸蘇門酬唱集楊氏經義
模範而師且拜者更有甚於前所云矣爰爲識數語於
簡端

漱芳閣集

卷二

九

小雲廬詩稿序

詩者性情之事也孔子以溫柔敦厚爲詩教非情之至
者不能與於斯雖然情至矣苟無才以濟之則亦不能
極詩之勝才之所由生在悟在學在境若吾姻家小雲
觀察其兼之者乎觀察秉性醇厚庭闈之孝友交遊之
風誼真摯悱惻皆過於人而又績學敏悟夙耽吟咏詩
之根柢深矣顧自弱冠登賢書歷上公車自吳至燕凡
名勝之區涉歷殆徧辛未以第一人捷南宮 廷試高
等入詞垣改官水部越十九年始由侍御出守永平遷
今職中間使滇南游嶺表歷豫而楚而黔又自浙東而

江右而嶠南凡山嶽之雄秀江湖之浩蕩灘之險峭峽之衝激叢林古蹟之幽奧靈異與夫蠻煙瘴雨犵鳥獠花怪怪奇奇有以日新其耳目迨官北平又當雄關絕塞生平足迹所及可謂殫天下之奇豈非其境足以助之哉宜其詩吐言天拔蟬蛻塵俗當夫登覽懷古臨風感舊情景融洽不自知其一往而深及其自攄胸臆俯仰宛轉恬吟密詠乙乙若抽於家庭離合朋友聚散之際尤復懇惻深至入人肝膈非具真性靈而又得學與境之助者詎易臻此孫樵所云文章如面讀其詩如見其人焉觀察方以蓋直上契

漱芳閣集

卷二

十

聖心勛業聲名行光宇宙而垂竹帛作詩特其餘事要其性情之摯乃天爲之發爲詞章與發爲事業其本一也戊戌夏觀察述職來都寓余海淀直廬行篋中出小雲廬詩稿屬爲弁言余詩學綦淺何足以序君之詩願知君之深者莫如余茲聞劄劄已竣未敢久負諾責爰識數言於簡端弁陋蕪穢之詞固未足以盡君詩之妙於什一也

家愛廬小賦古錦集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詩有風雅頌三體惟賦亦然都京典禮莊嚴沈博之作賦中之頌也聲律排偶應絃合節之

作賦中之雅也若夫緣情體物逸趣橫生刻露情狀能使潛蛟舞而嫠婦泣者賦中之風也家愛盧茂才繩名父之著述襲廉吏之清貧帖括之暇旁及術藝而生平以詞賦擅長詞賦中小品尤善古香幽豔實能方駕齊梁造徐庾之堂而躋其轍者生徒出應試每以古作入彀蓋其教又簡而易從也近以所製小賦十餘首合同人佳作彙爲一編曰古錦集殆以比長吉囊中物與余讀之喜其得風人之旨足導後學津梁追蹤六代此其爲簡之師矣於是乎序之

費母節孝詩文集序

漱芳閣集

卷二

十一

人子所以事親有養其身者一日之奉一日之享而已久則同盡焉有榮其身者循例之位號循例之章服而已久亦同盡焉懼其盡莫若表著其過人之行使之傳述於無窮此非三牲五服之事而文章之事也婦人不幸早失所天熒子無依悲慘以殉而人莫之知者不可勝計或拮据卒瘡久而隆然成室隣里族黨知之而世仍未之知者亦不可勝計幸而子孫成立告有司上達隨例樹一綽楔總其名曰節孝節孝之實世仍未之知也新溪費茂才椿母氏謝室而孝家而順嫠而節母而慈清淑之行不勝覲縷茂才奉母教克自樹立有聲庠

序旣臚其事以聞於 朝得邀 旌典復刊布藝林徧
徵詞章郵及他郡於是遠近莫不知有費節母余假歸
時所徵詩文已成集因勸茂才盡刊之以傳之無窮嗚
呼向使茂才不自樹立抑或隨例上達而不播其美於
文章其何能如是余是故樂爲弁其簡端并謂人子事
親當以茂才爲法云

費節母徐太恭人壽序

嘉慶戊寅余與費儀部畊亭同舉於鄉其明年皆捷南
宮而儀部爲第一人海內稱其文謂不獨爲一科冠旣
官京師日相過從見其內行樸誠處人以和而於是非

漱芳閣集

卷二

十一

之介辭如也心益重之一日爲余言其幼時贈公仲醇
先生績學早世節母徐太恭人茹荼飲藥以養以教以
至於成人輒於邑不能竟其辭而後知儀部之學之有
所本也道光乙未某月日爲太恭人七十誕辰前一年
賓姻預詣賀儀部請爲文以壽觀所敘事略始歎太恭
人苦節艱貞孝慈具備其食報固非偶然者太恭人系
出吾宗年十九于歸贈公事尊嫜盡婦道贈公遊學乏
貲質釵珥佐之乾隆壬子失所天痛不欲生翁喻以事
親撫孤大義始稍食飲自是毀容紡績屏絕紛華時儀
部方四歲授四子書置一燈於機畔機聲書聲相參互

恆至夜分後座主那文毅公令以此景繪圖手題其幘曰篝燈課讀蓋公知儀部最深儀部嘗以太恭人愛居水鄉度近省直隸州多濱水欲入貲爲牧公以重貲助成之後以銓期遠故仍爲故官也儀部七歲大父卒太恭人挈歸母氏撫藐孤於煢子中危苦備嘗卒能以令名顯揚文章事業隆然莫可量而已身亦旋獲

旌閭膺

命秩華咳馨潔怡愉一庭此亦足以感天下之爲人母爲人子者矣然太恭人性勤儉訓子必以廉潔植品當此稱觴於顯榮之日談者豔之而清素家風猶似篝燈漱芳閣集

卷二

三

課讀時儀部服官後仍授徒自給負笈者門如市能文之士不勝僂指計闡揚懿德者滿堂室蕪陋之詞曾不足附其末徒以分屬年家子又知之故稔爰不辭而爲之序

山滿樓遺集序

詩古文辭難言哉余自壯歲通籍後膺 天眷奉使節周道駢征足跡半天下旣而承乏京職多歷年所獲交四方瑰奇豪雋磊落英多之士殆徧一傾蓋間必且以著錄相商推靡不手握靈蛇心游罔象譬觀寶于五都之肆幾于目不暇給然軼類超羣者固自不少而于心

一無間然可僕指數焉蓋工于詩不必其工于文工于散行不必其工駢儷甚矣通才之難得也故友家芸峴孝廉承其尊人雪廬先生家學淵源所遺撰述靡體不備亦靡體不工倚聲之刻已得先睹茲令子德鴻茂才將梓其古今體詩若干卷駢體文若干卷再拜問序于余余交芸峴三十年矣間嘗讀其詩若文皆典贍風華具體白鵠洵不愧名父之子泊乎北走燕趙南浮楚漢登騷人侘傺之場過俠士悲歌之地得長江大河崇山峻嶺以爲之助而後興酣落筆則又窈渺高深夔乎其不可及已惜其年壽不永未遑服官方余乞假南還樂漱芳閣集

卷二

西

與二三故舊相聚首而芸峴之墓已宿草僅得序其遺集靜言思之能不悲哉初芸峴有才子子曰德源年僅十五卒有詩一卷芸峴序之曰未敢望如曝書亭之可以并傳笛漁今附于後於虜可以傳矣

石經閣詩略序

雲伯同年劬書媚學邃於經術所著如石經補攷論語異文攷證孫淵如前輩極爲推服又著漢三家詩異文釋沿波討原於三百篇一字一義梳髮精確悉皆發前人所未發下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詩無不由四始而溯其本原論其流派於同里朱檢討暴書亭集致力

尤深會輯有集外彙八卷行世其爲詩立體必高琢句必雋伉朗而無肥厚之習通峭而遠纖姚之音抗心希古不拘拘於唐宋分界同輩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少年爲境所累川途蓬梗多江潭愁苦之思己卯同偕計吏車繭驢破帽間時相酬倡嶽奇自喜辛巳冬余滿假北行遇君於橋李城南聯帆並楫吳江寒雨中重理詩夢覺曩時六街吟轡此景如在目前讀其詩風格駿駉日上卓然成家他日一官一集出其攻据詞章之學爲國家黼黻光行與竹垞翁後先媲美也爰綴數語以誌欽遲且當錄別云爾時道光元年十月

漱芳閣集

卷二

五

壬午科江南鄉試錄後序

道光二年歲在壬午大比天下貢士先期禮_臣以江南考官請得

旨命_臣穆彰阿往典厥事而以_臣徐士芬副之伏念_臣浙西下士至愚極陋叨列詞垣曾無涓埃自効乃復仰荷

恩綸俾佐大省掄材重任承

命感悚懼弗克勝謹與_臣穆彰阿星馳抵境扁闈三試悉心校閱取士如額旣撤棘錄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_臣例得綴言簡末竊惟周易之言人文也先之曰

文明以止而終之曰化成天下蓋邽隆之世清和咸理懷生之倫各得其所而嶽貢川珍乃出其文明以應之其端先見於庠序之間而徵驗於文詞之所著此文章之道所以與運會通也懿惟

聖朝重熙累洽文治日新我

皇上御極以來嘉惠膠序

特科廣額有加無已敷天之下涵泳

聖涯莫不振奮濯磨思自表見矧夫大江南北夙爲人文之淵藪哉夫制義代聖賢立言必志聖賢之志乃能言聖賢之言果能原本經術貫穿諸史百家而又融會激芳閣集

卷二

六

乎先儒傳註以發抒心得則知其爲有本之學卽卜其爲有用之材否則虛車徒飾雖誇多鬪靡舉無當焉

忝承

恩命矢慎矢公就知識所及殫二十餘晝夜之力合一萬餘千之卷與臣穆彰阿分校互校虛衷商榷不憚再三其獲登是選者雖詣力不能無淺深器識不能無大小而理必求其至是法必衷諸至正銜華佩實彬彬乎質有其文者實不乏人信乎山川風氣之昌與

聖朝文治之盛有默相符應者他日出其所長以備國家器使行皆副乎其言人各稱乎其名毋狃於小

成母誘於祿利勉爲有體有用之士以仰副
聖天子樂育造就之至意則臣有厚望焉

犢山類稿跋

吾師犢山周先生官乍浦之六年輯所著古文辭六卷
古今體詩四卷經書禘記三卷刻於官署爲犢山類稿
命士芬校勘譌誤遂受而卒業焉竊惟文章流別非可
以一端竟惟真氣不容僞爲山之有草木也水之有雲
煙也內蘊足而精華外溢故森秀涵湛其狀不可端倪
詩文亦然易曰言之有物又曰修辭立其誠物者何誠
而已矣誠者何真而已矣自摹擬剽竊之詞炫於世於

漱芳閣集

卷二

七

是言之不必有物修辭者不盡立誠此猶疊石爲園林
翦繒綵以飾卉木雖極模山範水鏤紅刻翠之勝識者
笑而去之無他真氣不存也先生生名賢講學之鄉於
天理人欲之微辨之甚晰少卽熟精經史下筆數千言
立就自爲諸生時凡有井水處無不傳誦其文旣筮仕
益以經術飾吏治宦跡所歷民思之不忘存於集者皆
明體達用肫然有本之言非摹擬剽竊者所能識其門
徑也昔尹吉甫頌樊侯仲山甫之德美其不侮鰥寡不
畏強禦而必歸本於古訓是式蓋言學之不可以己也
先生沐浴於古訓者深故施於政事不以剛柔異其茹

吐見諸詩若文言之有物如此豈非真氣所蘊合於修
辭立誠之旨者與士芬味道寡學罔能揚推宗旨辱先
生陶鎔最切受知又最深乃忘其固陋謹識數言於末
譬諸管窺蠡測無當於天海之高且大也嘉慶戊寅季
冬之月平湖受業門人徐士芬謹跋

漱芳閣集

卷二

六

漱芳閣集卷三

平湖徐士芬惺菴

復家雪廬先生書

士芬味道懵學長者曲加獎借期望誘掖之心至深且
摯感何可言惟有勉自策勵冀稍得立言之本耳幼年
孤露父書散失比長從事帖括囿於俗學罔克振拔通
籍後事繁心雜時或操觚大都迫於酬應性情風旨兩
無所得尙望追希前哲乎嘗謂人生不過一寸心閱數
十寒暑耳而用之者萬端此萬端者大率人事牽曳煩
溷居多用之於義理文章百無一二焉古人所以能立
言者浸淫於義理而文章出以自然其大本在君與親
耳今試取一生計之有關君親者幾何事潛心於義理
者幾何時徒爲此牽曳煩溷消磨歲月而不自知而年
則四五十矣先生視士芬尙足與有爲耶然自問材
質雖同朽木其視昌黎所謂不志於利或庶幾焉先生
或原其志發其矇俾有所成就豈不甚幸惜抱先生不
獲親見雖期私淑遠在千里先生則桐城所心折者扁
舟一葉不半日而達詩文本末一一親承而先君子舊
事時蒙述所未聞今歲里居幸之幸者已昨賜顧渚茶
天目筍新香俊味領略吳興之美勝遊佳山水矣新城

韻事當效顰爲之但恐清高之品不堪鄙詞唐突耳容
日呈誨先此報謝不宣

與劉霞江書

月之初訪君於望雲橋不值訪居停亦不值僕非訪君
也訪君則造君廬胡爲乎望雲橋亦非訪居停也湯君
無夙昔之雅奈何未同而言湯君之室僕中表張氏故
居也自襁褓以逮逾冠歲或數至焉或數十至焉或百
數十至焉至奔走於外十餘年鄉夢不於家卽於此蓋
神遊者又什百至矣人情桑下三宿猶繫戀焉幸返故
林安能忽然不一入今也則可以無入矣其忽然矣豈

漱芳閣集

卷三

二

憚於再三過與非也嘗怪仙人長生輕舉不難遊戲人
閒乃如丁令威僅一反鄉回道人略遊他地壹似忘情
於故土今而知其非無故者何也方僕之寤寐見此也
門則黝而敞焉簷則短而跛焉其左貿絲者其右賣餅
者與之面者米肆肆之西馬氏置酒壚焉歷歷如昔所
見時今者門不可識矣隣不可識矣然後知比歲神遊
特意中有此境邑中豈復有此境乎列子言臣觀邠而
知邠之西亦猶邠焉今則觀乎門而知門以內亦猶門
矣嗚呼此二十年年事耳而已不欲觀之更二十年將不
欲履其地矣而况仙人之閱千百年者哉然而心非木

石解脫爲難聊以所見語足下足下其以此書懸諸塾使僕之心神與此室之木石一遇焉其亦足矣

與黃霽青太守書

春閒寄一函計邀垂覽嗣以俗塵煩溷久稽續簡依馳絳帳軫結奚紓郡人來者咸述鹿洞規條一振積年荒弛以燕許手筆提唱宗風俾後進不囿於俗學匠成翹秀靡有涯涘深爲梓鄉慶也聞吾邑胡雲仁先生所輯續樵李詩繫近經校定又加蒐補將付諸梓俾百餘年來一郡詩人皆不湮沒此何如盛事耶某需次未補惟憶曩者浮沈人海七八年名曰職在閒吟依樣之外一

漱芳閣集

卷二

三

無所得比于役嶠南號爲繁劇而爲官檢所範轉得乘隙稍稍蒐研里門一載居多暇日雖鈍拙無能進取視從前則稍異矣乃一踏軟紅依然故態雖懲前轍不能自由自念性甘澹泊又無寢門甘旨之需伏處亦能自存徒以無故退伏心不自安實無榮進之想林泉歲月可勉十駕今則虛擲於委蛇酬酢中體力日衰志願空結此行之錯合六州鐵不能鑄也敢於知己前略道之秋風初動殘暑未消諸惟珍衛不戢

贈太子太師閩浙總督孫公傳

公諱爾準字平叔江蘇金匱人嘉慶乙丑進士由編修

出知福建汀州府汀介贛潮之間萑苻淵藪公治以嚴
明姦無所容擢福建鹽法道請復租秤以補耗折定江
西引地以均戶口緩徵短課以紓商力遷江西按察使
仍調福建甫兩月遷布政使調廣東授安徽巡撫時宿
州靈璧鳳陽泗州潛山五河霍邱大水亟撫卹散帑三
十餘萬疏請蠲緩民不流離監臨江南鄉試聞潁州盜
起密飛檄迅擒之間閩安堵調福建巡撫延津二郡盜
藪也公素知之籌帑歲萬兩資緝捕擒賊無算行聯甲
法至今著爲令巡臺灣禁佔番田建鳳山城勘屯餉埔
地謂鹿港沙淤淺狹噶瑪蘭山峻路險請改海口以五
漱芳閣集

卷三

四

條港隸嘉義縣丞烏石港隸噶瑪蘭頭圍縣丞通貿易
疏積穀商賈便之授閩浙總督籌闢噶瑪蘭十四事皆
得

旨允行時閩中米貴請弛海禁募商運浙米十數萬石
復發倉平糶民不飢彰化賊李通等與粵民睚眦鬪殺
姦徒誘煽焚掠延及嘉義先是水師提督方巡臺灣公
慮重兵駐南賊必竄淡水檄諸將自五虎門渡八里岔
疾趨艍艍阻之調金門鎮總兵渡鹿港圍捕使賊不能
遁入海公馳赴廈門策應又檄別將分赴彰化淡水剿
捕時賊氛甚熾戎帥懦欲與講和賊益張乃奏請陸路

提督移駐廈門而自率水師徑抵鹿港劾二帥遲誤狀
褫其職始公至臺民恟懼疑必興大獄公諭賊以盜論
報復者以械鬪論助者量減戮渠魁六人以次科罪遣
戍城旦有差脅從者釋之人心大定自軍興閱三月事
平時

上方出期門佞飛遣大臣率而南而公已由大甲赴淡
水疊疏言彰化難民悉歸莊自縛匪徒祇以閩人捕閩
粵人捕粵可省兵力而前所遣大臣弗果來得免糜餉
於是除三灣番割之患番割者漢奸與生番市竄內山
引生番潛出劫掠民苦之黃斗乃其魁也公檄諸將三
激芳閣集

卷三

五

路入討內山險阻蒙翳賊匿後山值秋霖溪漲諸將攀
藤上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誅之乃籌善後以北路兵
單請以南路游擊一員移駐淡水以竹塹守備一員移
駐大甲疏入

上嘉之加宮保銜賜花翎明年入覲奏對海疆事甚悉
再賜服賜幣予次子慧翼主事壬辰春薨於位年六十
有二遺疏入

聖心軫悼贈太子太師諭祭葬如禮賜諡文靖入祀名
宦祠予長子慧惇進士次子慧翼兵部員外郎公幼讀
書一目十行下弱冠從王述庵侍郎邵二雲學上游其

三十自壽詞云但說文章能報國恐蒼蒼未盡生才意
蓋不屑以文人自居也其在翰林時院中高文典冊多
出公手研究朝章國政務爲經世之學故出爲外吏一
切皆辦理裕如而篤於友誼尤人所難其筦閩鹽筴有
李藩伯被訐獄總督汪持之急汪故公舉主諫不聽李
雉經公哭之慟經紀其喪歸其孥徧告寮屬賻贈之雖
觸大府忌弗顧也公措事行文不稽思慮官郡守時大
吏命鞫疑獄輒數言定讞衆驚以爲神比膺節鉞公餘
手不釋卷章奏文檄皆自屬草每與監司守令有所謀
政議未上而牘札先四馳矣好興水利莆田木蘭陂剞

漱芳閣集

卷三

六

自宋熙甯閒漑田四十萬畝陂圯潮灌變膏腴爲斥鹵
公築石壩三以遏衝沙並修溝洫咸復其舊歲以有秋
西湖者鑿於晉郡守嚴高漑田萬餘畝湖墊隘公令周
圍爲石堤湖始暢流而西北諸山之水有所鍾地利皆
復東湖在郡城東北久湮公令濬壩口以醜水源溝渠
咸導達矣然公爲政尤以振文教爲先捐助鳳池書院
餐錢請編臺灣粵籍生員中額購書籍分貯海外學宮
書院請以明儒黃石齋先生從祀兩廡又鑄其全集重
建貢院增置號舍千餘閒復以餘貲重纂省志先後居
閩十有六年故閩人戴公恩德尤深云

贊曰余在史館觀乾隆間廣西巡撫孫公傳見其治績炳著乃公之父也道光壬午秋始識公於江南貢院內外肅清體恤周至而處之若無事無一毫矜伐意有古大臣風嘗於百務倥傯中自製詩書扇貽余時公年逾始衰而工緻如詞館爛肆時以爲上壽之徵而竟不然惜哉曩有梁溪客述公自京旋道出里門故居庫陋不營新宅族黨親故必走造其廬及門始以章服入行衢巷則微服欲便於徒步也此小節亦可見公之律身恭儉也夫

李次白傳

漱芳閣集

卷三

七

君諱貽德字天彝次白其號也先世由江陰徙居嘉興梅會里曾祖某官廣西布政司參政祖某父某皆國子生君二歲而孤三歲外祖陸公某口授以詩至輾轉反側句輒以手狀之七歲賦柳絮詩族人進士某一見目爲奇童延之家塾爲剖析經義數十條每覆解未嘗失一字十歲習舉子業一藝出輒冠其曹年十八爲縣學生試高等食餼嘗因家貧遊慈谿習法家言尋以母病歸後館硤川蔣氏蔣藏書富盡發其篋讀之學益進繼又館金陵王氏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僑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亟延入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孫公晚年

所著書君爲卒其業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爲浙
士冠得進呈嗣是六上春官屢薦不售都下無不知君
學行爭延致之壬辰會試報罷遭疾歿於京師年五十
君生性孝友篤於內行本生母鄭孺人性嚴時怒責輒
跪受無少忤兄鳳聲有廢疾終身敬事之撫兩從子如
己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邨之貧無依者
配吳孺人工吟咏姑卒泣血成廢疾不起君時甫逾冠
誓不再娶素耿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公居停
婺源王公先後攝本郡守裹足不一及其門與人交肝
膽披露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然不設崖岸讀書一

漱芳閣集

卷二

八

覽成誦終身不忘嘗徵事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頁人
覆視之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川扼塞土馬芻
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少工韻語亦
閒爲倚聲著有攬青閣詩鈔夢春廬詞存若干卷又與
馮太史登府周茂才某張孝廉昌衢以經術相切劘著
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廉使輯
漢魏人之說經者爲十三經佚注一書令同志分任之
君著有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以
迄五代復縷析條貫實事求是著有攷證若干卷視錢
宮詹攷異一書加詳焉又訂正鄧名世姓氏辨證增補

錢諷回溪史韻惜未成書而卒子文賁以行狀請爲傳
因刪劄其凡如此

贊曰余與次白同舉鄉試又皆出桐城李公房里居接
壤一見如故遂同偕計車北上在都閒二三日必相過
氣誼之親侔手足焉君豐頤便腹不事修飾吐屬諧雋
見者如飲醇醪亦莫測其涯涘座師高郵王公深器之
每論學術必語及君禮聞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
輒疑爲君卷亟入選蓋欲昌其學也使其得展所負豈
止著書數尺已哉不幸賈志以歿今文賁克世其學屬
其哀集著述以備徵采云

漱芳閣集

卷三

九

許玉叔傳

許君諱球歙人玉叔其號也父諱宗瀚庠生操行爲世
所稱封中憲大夫君生數月失恃中憲公游幕秦中育
於繼母年十四入邑庠歲科試高等食餼道光壬午鄉
舉第三是科君年最少聯捷成進士除吏部主事充軍
機章京纂修方畧補文選司主事升驗封司員外郎歲
癸巳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以漕運總督貴慶請江廣回
空軍船許帶蘆鹽拜疏後輒自施行且便私販不利運
効之梁貴者四川民無罪也縲絏三十五年君曰監獄
玩至此胡可弗懲請嚴議厯任有司並省他省之沈滯

者

上如其言行甲午春疏言浙江海塘爲杭嘉湖蘇松常鎮太七府一州之捍衛白糧漕賦多於此出今坦水埭低塘身損裂當事以費帑千萬憚爲之不知前巡撫帥承瀛修海鹽石塘每丈工料七百六十兩有奇至今鞏固今險工三千餘丈計需二百餘萬若遲至掣塌蔓延必多及時亟辦尙須來歲歲功若再因循必更費繁工鉅并籌議用人杜弊凡數千言

上命廷臣會巡撫修建逾年而竣會京官乞告有爲他人序補地及己因緣趨避者君謂此世道人心所關也

漱芳閣集

卷三

十

亟請飭禁并嚴出結官處分

從之尋轉京畿道四月掌道事六月請杜回漕積弊下部議行貴州流民賃種苗田趨利日益衆君曰是將生事奏禁之先是兩淮鹽引壅滯議將積欠五百萬及己丑庚寅未完綱引緩置以辛卯開綱日起截開前積年清年款總督陶澍任事四年仍綱壓課緹奏報復有支飾君連疏劾之下部覈實有

旨切責澍乙未夏請嚴澄敘以重部務略謂庶政紀綱在六部部事分隸各司司之中一人各司一事得其人則吏不敢爲姦否則操縱由吏其隨同畫諾者不能治

事安望升遷出缺需次者補缺無期往往自甘退縮此
近來書吏舞弊之案所以層見迭出而人才所由日少
也請飭各堂官隨時甄別

上甚是之刑部郎官故少題缺君言中材之人有所慕
而後奮請增定之遂改十七缺爲題時甘肅吏治廢弛
兵丁驕悍倉貯空虛君厯厯指參

命督臣覈治復劾陝西巡撫楊名颺與市儉交接設肆
牟利縱屬吏家眷出入廨署結識富戶勒捐不急之工
列款陳奏

上遣使按實黜貶有差丙申疏請除外省斷獄顛預積

漱芳閣集

卷三

七

習於調停之由消弭之術及刁健譁張之風指陳曲盡
上爲通諭整飭升兵科給事中疏言夷洋售鴉片出洋
之銀歲數千萬若不早爲之所其遷流何所底止自古
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罪
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窰口護送之蟹
艇賄縱之兵役重法懲治內地庶可肅清並勒令坐地
夷人不使薑船寄泊論者謂持之過急恐生邊衅臣思
彼國不食鴉片而專毒中國專收內地紋銀其處心積
慮不堪設想近者竟敢潛來各處內洋游奕未必非窺
探虛實另有奸謀因詳籌防患之策後來嘆夷肆擾皆

如其言初工部鉛子硝磺兩庫祇派司員兼管君以比
年屢有虧短恐偷漏接濟夷人請設題缺司員專任今
二庫有滿洲員外二員漢主事二員題補額缺自此疏
始也君任言官三年餘章凡數十上不備錄要無摭拾
細故者中間典試江西河南湖北會試分校得士皆極
盛尋擢山東兗沂曹濟道未抵任以父憂歸服闋補陝
西鳳邠道行有日矣以疾卒於京師年甫三十有六中
外識與不識皆嗟惜之與之游者無不出涕君生有至
性幼侍大父每寄書關中輒掩泣竟日旣通籍赴陝父
子始相見中憲公繼娶數月卽遠游至是團聚京寓公

漱芳閣集

卷三

七

退祇以承歡重闈爲樂與人交視友事如己事於拯困
卹孤尤殫極勞瘁姿稟明敏過人詞章各體他人皓首
孜孜者君一爲之輒突過名宿及在官遇事英斷持大
體絕無書生迂見老於事者率自歎弗如焉然心精而
體故弱卒以過勞不永其年其沒也門人季仙九侍郎
輓之有薰以香燒膏以明銷之語蓋眞知君者矣著有
西臺奏議古今體詩養雲山館雜著制義試帖各若干
卷子二長怡壽佺

贊曰玉叔乃余典江南試所取士其文爲世傳誦比來
謁叩其所學已有年少不廉之歎後乃進而益上尤難

其周知中外利弊每一疏入皆若躬歷其事者一時外吏爲之警憚

聖心知之已深再任監司將大用矣而君遽歿謝悲夫

國學生程君雪園傳

歲甲戌新溪程君雪園延余課其子時君已棄舉子業然里中稱書塾之善咸推程氏君之名亦漸聞於遠余心儀久之及相見則襟懷浩落肆應機警每與譚世事輒能逆料成敗恒服其識焉邑人士好臧否人物獨於君無閒言有知其內行者謂尊甫萬倉公晚年娛君色養又見其幹事才絕無後顧憂對之含笑而已有謂君

漱芳閣集

卷三

三

配張孺人善事尊章君相敬如賓終身無忤色至其教子寬而有制則余固親見之家庭中怡怡無責善語實則事事防之周策之密以故子弟一意進取而不習奢麗方君少時家中落積精勤二十年殷賑爲一鄉望性好勞嘗謂余事繁則精力倍出暇則反倦余每覺君所至輒百廢具興以之治官政非百里才好濟世術熟於軒岐家言然不肯以術自鳴好任恤里黨中喪無以殯者恒賴君助得成禮其他力所能爲者悉慨然不少嗟及其卒孤寒無親疏皆下淚長子銘勳敘行狀求爲文以傳之按以余所知者不爽一詞記曰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銘勳所述皆知之而非誣稱者君之家法亦於此見也夫君諱梧桐字灝倫雪園其別號也先世自新安遷平湖世爲平湖新溪人子銘勳芳燦皆邑庠生元熙國學生

趙烈女傳

烈女名淑英元和孝廉趙雲槎之女也幼聰慧讀書知大義遇塾師講忠孝節義事尤喜聽之稍長沈靜寡言事祖母父母皆得其歡心九歲時許字同里王鏡巖吏部之長子叔基歲癸巳叔基歿父母戒家人不以聞踰年僕婦語洩女聞遂闔戶自經母覺之排闥入亟救得

漱芳閣集

卷三

古

甦少閒曰我惟死耳救我何爲雲槎諭之曰而翁已卒而夫有弟幼俟其成立後而往守志可也其母亦以烈女故憂悸成疾烈女乃不敢復言死自是易素服淚常涔涔下然見母轉以婉言勸慰日侍湯藥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次年春雲槎入都應禮部試烈女事母益謹衣不解帶者數月其夏母疾愈父亦歸烈女微有喜色家人防護漸弛會有來請婚者雲槎卻之女聞私語婢曰我向之不死以母病故今母已愈不死何待我將從王氏於地下矣遂託疾不復飲食一夕口流涎沫向父母慟哭訣別詰其故則飲鹵矣再問不能語逾時而絕

時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十八日也年二十一歲有司聞於朝

旌表如例雲槎與鏡巖同舉壬午鄉薦皆余門下士也故知兩家事詳聞烈女事且悲且敬乃爲之作傳

論曰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未合於義前輩皆非之我朝於婦女輕生從死雖屢奉

誥誠以重惜生命然有之則輒

予旌表所以勵風教也說者謂慷慨捐軀易從容赴義難若趙烈女者始雖慷慨殉節然以母疾止止逾年卒遂其志捐軀之事出以從容節與孝兼盡不更難能而

淑芳閣集

卷三

五

可貴耶

劉烈女傳

烈女姓劉氏平湖縣學廩生劉心葭東藩之女國子生王浚源子之聘室也居縣之乍浦鎮性閒雅好讀書能明大義勤於女紅每丙夜始就寢冬時兩手皴瘃弗顧也針黹外習九九術常佐其母治家政先是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暎夷犯乍浦居民四散女以禮無踰閩卽欲投井父母力阻之勉隨母氏依親串家數日逾年暎夷復來城陷母聞聲近卽牽女走匿於其鄰徐氏父兄亦繼至有黑鬼二持斧槌破後門入女度不得免

亟趨歸詣井所其叔阻之女曰叔弗害我遂奮身入井
死時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女年二十有二

贊曰心葭余舊友也曩與偕應試見其文英異豪邁及
與交則有爲有守度越流輩宜其有是女也方城陷時
婦女有志節者率不苟生而劉氏女則早有定見殆慷
慨從容兼之者是其家範故然也亟表章之以俟史乘
之紀纂

淑芳閣集

卷二

六



漱芳閣集卷四

平湖徐士芬惺葦

封光祿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

士芬春秋試皆出高郵王大宗伯門習知尊甫石臞公
學行經濟壬辰春旋京公甫卒觀行狀益悉爰劄劄其
凡以備史館采輯謹按公諱念孫字懷祖冢宰文肅公
子也四歲讀尙書百數十行俄頃成誦八歲能制義十
歲而十三經畢休甯戴東原吉士精二禮六書九數聲
音訓詁從之遊遂力爲稽古之學十四丁父憂服闋爲
學官弟子乙酉

漱芳閣集

卷四

一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頌冊

賜舉人益敦古學乙未捷南宮改庶吉士大興朱笥河
學士風格嚴峻後進謁之不答獨躬詣公曰是當代通
儒正士也散館改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故精熟水經注
禹貢錐指河防一覽諸書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
北流下篇建倉通運時纂修河源紀略中有辨譌一門
公所撰也南河攔黃壩工題銷不實白長官入奏
命福郡王往勘遂刪減如例洊升吏科掌印給事中
仁宗睿皇帝親政劾大學士和珅贖貨攬權

上覽疏稱善卽日明罰勅法政府肅清天下比之鳳鳴

朝陽巡淮安濟甯漕汰陋規吏治民瘼悉以聞

上皆納之授直隸永定河道辛酉大水南北岸漫溢襍職建問

上念災由雨水仍令工次効力次年督河閒高家口漫工會永定河工竣

予六品服攝永定河道又明年加主事銜令周歷通省凡涉水利悉紀載公遂臚舉章程其略曰直隸大川有五曰南運河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大清河之下游曰淀河滹沱河之下游曰子牙河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必先合南北兩運河而後入海河欲治直隸水先

漱芳閣集

卷四

二

治兩運河之減河減河治則入海之路分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得暢然入海河而東注此治水所以必先下游也南北兩運河既治則次及子牙河當培修格淀隄再將子牙故道挑通仍由紅橋入運子牙之在大城境者向分正支二河後大溜全歸支河而正河遂淤今當疏濬正河使兩河分流其在獻縣者當濬完固口一帶而於完固口建減水石壩二座分水入減水河以殺盛漲子牙河既治次及大清河此河以東西兩淀爲蓄泄當開趙北口橋下各河導西淀諸水由毛兒灣入玉帶河又開雄縣之窰河以分白溝入淀之勢又開盧僧河以

分白溝上游之勢此西淀諸水之當治者也東淀之亭
河當使寬深與玉帶河分流以緩盛漲又玉帶河自苑
家口以東分南北中三股實爲東淀之腹尤需深濬使
周通貫注其自楊芳港至三河頭應一律開挑以暢尾
閘此東淀諸水之當治者也兩淀南岸千里長隄一律
培厚以資捍禦如此則大清一河首尾全治矣至永定
一河挾山西直隸衆山之水建瓴而下一過盧溝則地
勢漸平沙亦漸停及下游則沙無出路而淤塞惟有增
培岸隄或添建掃工再於上游高處添減水壩亦補偏
救弊方也格淀隄修復則子牙大清二河尾閘皆得暢
漱芳閣集

卷四

三

泄是格淀一隄實爲三河之關鍵也總之南北運河之
減河旣導則入海之路寬格淀隄旣復則清濁各不相
干而子牙大清永定三河咸得暢流入運五河治則全
省河道已得其大綱云云時河南衡家橋河溢

命隨尙書費淳往勘並令專辦臺莊一帶

上知公明督河事

諭挑濬要害悉如公議尋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弊藪在
冬挑收工以銅尺量遇泥水輒深入驗一尺實纔數寸
公製梅花椿以木筏橫列淺深立辨河工歲修外每指
地報修爲自便地名另案工程公至除之居六年省帑

數十萬濬牛頭湖以廣微山湖蓄水來源禁占種阻撓者增高臨清閘內兩岸爲蓄汶地遇衛河漲卽閉閘蓄水使汶高于衛然後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至今賴之揭濟甯州牧貪墨罷其職又二年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湘劾前巡漕貪縱奉

旨傳問公以爲實據方某恐獨取財多徇之者公堅飭所屬拒絕後饋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復爲永定河道會東河督陳鳳翔請啟蘇家閘引黃濟運而山東巡撫吉綸則請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

上召公決之乃依鳳翔疏明年永定河異漲漫溢以六

漱芳閣集

卷四

四

品休致就養京邸日以著述自娛道光五年重與鹿鳴宴

賜四品銜十二年卒於京年八十有九公性方正無依違居官事上侃侃遇屬官獎飭不少假借禮節疎則弗之責河工題銷往往準駁參半公所詳無可駁性儉約配吳夫人早卒數十年塊然獨居生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精審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詞之韻剖析精微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辨之尤力海內惟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所未及官御史時

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
學者比諸酈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罷官後校正淮
南子內篇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逸周書及
舊所注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
曰讀書雜志吾師承庭訓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
世海內宗之

先考

贈奉直大夫府君行狀

道光十年作

嗚呼不孝十歲而孤不能追述先人事實以爲行狀悠
忽三十餘年壬辰冬請假營窀穸復迫於建除家言忽
卒襄事銘幽之石闕焉次年將旋京乃追憶夙所聞於

漱芳閣集

卷四

五

先宜人暨親故常所稱述者謹書梗概稍敘次之以求
表墓之文曰府君諱夢熊字漢雲一字蘭岳號渭塘徐
氏先世桂庵公諱徵自江蘇華亭南橋里徙居浙江平
湖之官衙口以醫聞於時行誼高雅載邑志生樂庵公
諱光瑞樂庵公生季如公諱如璧府君高祖也曾祖來
九公諱時雍祖應齋公諱鼎出嗣叔綱侯公爲後縣試
第一未府試而卒父荊州公諱廷柱邑庠生以士芬官
馳贈文林郎 晉贈奉直大夫府君生而穎悟年十五
卽授徒自給二十入縣庠受知於韓城王文端公旋丁
父憂百日後仍授徒於程氏先王母畏雷聲每雷雨將

行必亟歸侍側先王母病疫卒時府君亦染疫不能起
匍匐治含斂三十始娶先妣沈宜人吳俗結褵日卽廟
見拜翁姑時空設几席府君撫席號泣一慟幾絕見者
無不稱歎尋受知諸城寶東臯少宰試高等食餼大興
朱文正公督學浙中科試得府君卷擊賞曰文實冠場
以未試詩賦遂不與拔萃科甚嗟惜之自始遷祖以來
皆業醫府君世其學盛行於時後屢蹟秋闈且體素善
病遂絕意進取焉府君內嚴重而外和易爲人無疾言
遽色尤篤一本之誼長姑適張而寡一孤甫四歲教之
成立其言行肖府君鄉里重之次姑適陶寡且貧助之
養姑姑歿迎歸以終老姑患腹疾十餘年府君旣歿姑
夢府君診治次日霍然至老不復作人謂天親之愛至
性過人故積誠相感也季姑適馮府君於艱窘中營嫁
禮數甚周馮氏有家難侵及外姻府君力疾維持事得
解待朋友以誠無戲言與交者皆愛且敬課生徒各就
其才力善誘不倦高第者知名當時屢有登賢書者三
十後就醫者門如市或遠出輒數月始歸貧家延診立
副其請恒力疾赴以是積勞疾益劇家故無擔石儲性
復疏財任善舉不遺餘力然猶置負郭田數十畝皆杏
林穀也詩古文辭無體不攻遺稿皆散佚近始蒐輯叢

殘彙升祗一卷書法初學承旨後乃出入米蔡間治疾
暇輒爲人揮翰恒至丙夜性惡酒不與人徵逐游醮尤
不喜觀劇謂其作態可醜卽博奕玩物之事皆不爲也

不孝於府君言行多不及見故所述多罣漏惟童時人

見不孝輒曰徐某宜有後或曰其家善人家也又聞曰

爲人如徐某亦罕見矣迨不孝遊庠時人曰徐某之子

宜早成名其耆長曰汝尊人善天道報施不爽也嗚呼

人於府君身後咨嗟歎息發自胸臆者如此非道德之

氣入人深中正之行饜心久何以歿後追思不能自己

耶府君讀書治疾不暇問家人生產而家庭之內諸事

漱芳閣集

卷四

七

秩然有條理則以先妣爲之助也先妣姓沈氏處士履

中公女自幼端靜寡言嫻文墨于歸後勤事操作教子

嚴於府君府君病篤先妣設祭籲祖先涕泣願以身代

府君歿後不孝日就外傳晚則先妣督課漏三下乃已

平明卽促起日以危詞儆惕歲時祭祀嚴潔家人不得

妄出一言鄰有扑其子者姑家婢往自隙窺之鄰人不

省誤以爲不孝也詈語相侵先妣聞痛責之涕泣不食

先是比鄰施廣文天苞下帷力學誦聲達戶外先妣習

聞之每課不孝輒舉以相勗聞南鄰葉茂才應堯讀書

聲輒以警不孝日猶是人子何惰也辛酉歲不孝就傅

於西鄰誦聲偶高先妣聞歸卽稱善蓋先妣既失所天復抱病生意索然惟遇讀書聲猶樂聽未二年而并此不能矣痛哉先妣望子之切甚於府君而不孝獨頑劣

不自振勵致先妣疾不能瘥由今思之悔何及耶先妣病篤時屬不孝士芬於馮姑屬不孝士蘭於張姑遂寄

居兩家吾宅扃閉過者淚下自今不孝等得勉承先業

者賴先妣早爲之所也府君生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八月十九日卒於嘉慶五年庚申正月二十六日年四

十有三道光二年恭遇

覃恩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十年 晉贈奉直大

漱芳閣集 卷四

夫翰林院編修提督廣東學政加三級先妣生於乾隆

二十八年癸未三月初三日卒於嘉慶九年甲子四月

初一日年四十有二 勅贈孺人 晉贈宜人子四長

早殤次不孝士芬嘉慶戊寅第一名舉人已卯進士由

編修洊陞侍講

國史館總纂教習庶吉士娶陸氏邑廩生諱秉鈞公女

次士芳殤次不孝士蘭邑庠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娶吳

氏邑庠生諱應夔公女孫男四元錫聘嘉慶乙丑進士

倉場侍郎朱名爲弼公女瀛錫聘道光乙酉舉人工部

主事朱名蔚公女申錫聘國學生張諱槐公女卽長姑

孫女 不孝士芬出 康錫 殤 不孝士蘭 出孫女四長許字

高郵王恩來次未字三許字秀水錢卿紱四未字伏祈

當代立言君子爲文以光泉壤 不孝等 死且不朽 同里

胡昌基填諱

興甯縣重建學宮記

統億萬食味別聲被色有欲之倫而牖之以淡泊之理
束之以謹嚴之名教先師先聖奚如尊敬冠裳俎豆奚
如肅穆事事不與嗜欲近又無法律以驅之必從是宜
避而不從矣卽從焉亦未必樂其盛懼其衰舍其所以
爲生之資而無所惜千百人相勸率從事而無有異心
漱芳閣集 卷四 九

也而卒能然者何哉嗜欲悅其情學悅其性以故無有
今古遠近衆寡強弱而能歸於一昔文翁治蜀修起學
宮吏民爭欲爲學官弟子至出貲以求之虞溥爲鄱陽
內史大修庠序生徒至者七百餘人以古準今如出一
轍余迺於齊昌學宮之事而益信之齊昌故隸東官郡
學校之可攷者宋嘉定間始建於治東百步嗣是修廢
不一前明成化間移於城東南隅爰逮我

朝遞加繕葺闡進士藍君建英宰是邑見學宮久而將
圯與邑人士商所以重建一言而應者五千人醵鏹萬
有四千慮事量功數月而規畫定又數月而功已及半

縣之士知余將去亟敘其顛末請曰願有記時以文武
賓興未之暇而諸生之求文者深冬不歸閱數日一請
余不厭其煩而喜其誠也受代將行倚裝作數行應之
記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若諸生則正於興
學見其樂事勸功焉於乞文更見其親上焉要皆性之
爲也昔賢所謂此心同此理同者其是之謂乎夫學校
之繫於育賢正俗載籍已詳卽是役之年月人氏亦備
錄于題名誌茲皆不贅第述其嚮學之誠率作興事之
捷而爲之記時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也

先人手澤記

漱芳閣集

卷四

十

癸巳假旋在里初秋持服謝客迺得檢先人手澤祖考
文若干首雜書若干紙先考臨宋元人書一卷文若干
首雜書若干紙先妣首飾若干件繡囊若干件各書一
目臨本裝手卷詩文別錄之都爲一卷其眞蹟及首飾
彙弄一篋會余將北行也命弟珍藏之先考歿士芬十
歲弟四歲遺稿散佚今所存詩文猶余與弟訪諸故舊
而得者所謂存什一於千百焉耳楊忠愍公八歲知書
字於米以防竊取余生十年矣聽其散佚而不自知眞
愚頑不靈哉親不可得而見矣得見親心手之所出性
情心術舉動之狀如在目前較古人裳衣之設尤爲眞

切今而發篋展觀得見無幾譬諸趨庭一過未接一言其何可已耶想當罄心凝思豁然有得始一著紙復低徊斟酌改罷長吟曠怡自適其珍惜所作而惟恐失之也明矣今不知消歸何有九原有知恨可知也兒輩不逮事王父母謹守此篋時一展觀并曾王父亦如見焉思慕之誠於是焉寄不愈於瞻拜像設哉嗚呼此篋能存之永久則子孫世守者之責矣

沈氏購藏遺蹟記

沈上舍協齋持其五世從祖客子先生遺照四從曾祖香笠先生遺照二屬余題時余假滿還京行有日矣倚漱芳閣集

卷四

十一

裝草草各爲一詩既卒業重摩抄之余心怦然與觀他族之手澤有異焉吾徐氏之占籍當湖也自七世祖桂庵公始公與前明南京司業沈公懋孝稱莫逆交樂與素心晨夕又愛其風士遂自雲閒徙居於此嘗見家乘桂庵公傳卽司業公撰管鮑之誼情見乎詞司業客子先生五世從祖也香笠先生之孫女夫光治余從孫也今協齋亦爲余姻戚世交昏媾未有久於此者協齋自述此數卷舊曾失之其尊甫以重賞購得之旣又失之而協齋復購得之子孫珍弄遺蹟或百年如故一失手則蓬飛梗汎不知所之其後人求一觀不可得矧欲動

旁人之流連感念哉客子先生當康熙朝負詩文重名
卷中題咏皆一時名人鉅公手筆人爭寶之故其失之
也易其得之也難今乃失而復得者再非其用心誠摯
蒐訪勤密何以能然然客子先生手輯樵李詩繫四十
二卷柘上遺詩四卷辛苦采輯以存一郡文獻厥功鉅
矣宜其獲是報也夫道光十三年秋九月徐士芬記
司業公於萬歷壬午典應天鄉試上芬之典江南試
亦以壬午先後地同歲干支同又皆爲副兩家之緣
如此亦可異也因附識之

凝妙齋讀書記

漱芳閣集

卷四

七

邑治後有水環之曰玉帶河地爽塏余從高祖嘗居此
精醫理門如市曾祖亦居此後析居城北隅己未冬先
君子復卜居於此未遂而棄養矣余壬辰歸靡所居故
大司農沈文恪公有宅在治後今屬家秋曉大令大令
某歸因借居焉宅後凝妙齋最幽僻稍加葺治前臨小
池花竹周遭雜以果樹齋後叢木嘉惡互生惑於形家
言未攘剔匪特宥老楮而已春夏綠陰如水雜花次第
開池魚出沒禽聲下上齋中圖書四列或饋時卉環置
其旁垂簾爇海南香烹顧渚茶觀書咏詩坐臥不擇時
地不復知人間有所謂紅塵十丈者斯宅也距吾先人

居幾何不可知矣先君子卜築於斯爲近祖居與否亦
不可知矣嗚呼先君子有志未逮而不肖竟得遊息其
閒歲且周焉昔人於童時釣遊地猶不忍去况斯地也
耶謹浣筆而爲之記

漱芳閣集

卷四

漱芳閣集卷五

平湖徐士芬惺菴

書岳忠武王文集後

知勇天賦也然必視其所用誤用之辟矣泛用之淺矣莊生言全於酒者猶僨車不傷况全於天者若岳王之於忠貞所謂全於天者哉頃得乾隆閒彰德黃太守所刊王全集其奏疏公牘專心軍國不待言矣觀其翰札詩詞有一不及於恢復中原殄讐雪恥乎史稱王在軍中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今知所謂雅歌者猶是小戎無衣之思投壺者省括命中之餘事也其文書生之文

漱芳閣集

卷五

一

其詩書生之詩其詞書生之詞而有精忠之氣貫其中故光騰萬丈書生以國家爲身命以身命殉國家斯真書生矣蓋王自束髮從戎以來以盡忠報國四字爲趨向日用飲食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其神全故智謀遠見萬里其氣全故深入敵陣而能以寡勝衆其量全故人樂爲之用敵兵猶樂附之其節全故奉詔班師不持閭外不受命之說卒能獨有千古爭光日月若王者天殆以知勇全賦之而王又能全於天者歟

識東湖修禊卷後

乾隆甲辰閏三月二日日在己家春田先生邀同盛菊

如施梅嶼張柳塘劉宋愚四先生東湖修禊先君子與
焉各賦一詩復皆作嬉春絕句六首先生繪圖裝成卷
馮孟亭先生八分題其卷端沈雲椒劔舟毅庵張蕤客
文漁邵二雲汪龍莊吳穀人胥石周篋谷路觀城家雪
廬諸先生咸題咏焉嘉慶戊午先生自郢中歸時盛劉
兩先生已歸道山先生懷人憶舊重題卷端情見乎詞
是時失二人耳而先生嗟慨如此卷中倡者和者題者
凡十有九人今惟雪翁一人在矣欲集同會諸公後人
續此勝遊而亦疏如晨星有訪其井社而無知之者宜
我雪翁復爲詩以誌慨也夫先生令子愛廬星廬兩茂
漱芳閣集

卷五

二

才咸安貧世其學重裝是卷爲我先人手澤在焉持以
見示士芬旣錄詩七首刊遺集中因心遊指數於五十
年中蕭齋一鐙秋聲在樹循誦往復者久之不自知愴
然悽感不能已也

識 先君子遺稟後

先君子少承庭訓攻詩文名重庠序食餼後以岐黃術
濟世又善病未四十卽不赴省試四十三而見背時士
芬甫十齡蒙稚無知遺稟散佚後數年於叢殘舊籍中
得詩文稟草數十紙乃彙他墨蹟都爲一篋度諸祠閣
之梁嗣後馳逐名場奔走衣食者十餘年忽忽未曾展

省庚辰假旋徧搜書籍得文彙數首弟士蘭訪諸故舊得詩文數首不能成帙前所藏戾者蒐尋不獲心遊目想者又十餘年癸巳八月朔謁祠後徘徊仰屋塵篋在望忽然省悟發視之手澤在焉噫全彙散佚已無如何矣稍收拾零星又昏惰善忘塵積者三十年不孝之罪尙可追哉今所編者止時文十一首賦一首試帖三首古文一首古今體詩五十九首詩餘二首彙爲一卷人視之曰吉光片羽也不孝視之生平之志意笑語也詩曰不屬於毛不離於裏所得見者乃如是已耶嗚呼傷已

漱芳閣集

卷五

三

跋小字麻姑仙壇記

小字麻姑壇記世無謂有二本者然眞贋之辨鑑古家持論各殊余謂此二本故也一爲歐文忠所稱與魯公他小字體法不同者是一爲王吏部所稱得南城元本較大字結構無毫髮異者是不似魯公者魯公書也似魯公者非魯公書也放翁云此記書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元柳道傳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石焚毀重刻無復當時筆意金石錄云驗其筆法殊不類此卽文忠所見之本正魯公書也不似大字者也古之善書者不

拘守一格况一文兩書尤避雷同何以毫髮無異毫髮無異者當是縮摹本陳簡齋謂余嘗見魯直言乃慶厯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此當是吏部所得南城本矣凡僞作者必真本既失不能臆造乃摹大字本爲之所以毫髮無異耳魯直能道其姓名則錢宮詹謂宋人書放縱不喜小字故有意抑之者亦非篤論余見海昌朱君所臨本始覺此本有二吏部所得本見鞭經背見鞭作具鞭此本仍作見鞭取停雲館本較之亦作見具鞭不詞殆元本字有蝕缺摹者誤爲具耳古人未分爲二遂言人人殊矣至道傳所云焚毀重刻則因吳文正言爲雷所破重刻至再而誤文正所述乃大字本也

漱芳閣集

卷五

四

跋沈同齋畫卷

同齋名恒字恒吉石田之父

右前明陶然老人山水乾隆朝錢少宗伯籜石先生曾著跋而未書於卷余同年友味根大令先生曾孫也已丑秋重裝之乞其從祖衍石給諫補書而復敘其顛末於後余於癸巳秋寓宗伯第得展觀焉沈氏天倫雍穆襟懷恬雅悉見於是畫宗伯家氣象亦如之惟給諫跋語以孝養父母悠躋耄耄相期而味根今咏蓼莪此則其所大感者雖然一堂敦睦高潔氣象如故也繩世德

之駿烈竇手澤之清芬喬木百年久而彌茂豈西莊有竹居所可同日語哉味根其勉之矣

跋耆舊錄

嗟乎人生不幸孤寒危露自存已難矧文章爲千古事有心人或刻志蘄古之立言者乃如終夜求幽室之中親交世舊或且笑之忌之而他鄉萍梗乃能傾心相告絕不存世俗之見此雖一語一言皆足以銘心而刻骨况能哀然成集者哉吾宗雪廬先生少孤稟慈訓擇交必慎隨處得師卒如滙流積壤以成泰山黃河之高且深顧耿耿焉不忘所自舉生平一言之益一字之師悉漱芳閣集

卷五

五

著錄而敘述其人後并尋常一日之交亦嘆逝思舊而識之成若干卷以示士芬士芬孤寒危露人也讀是書倍深振觸昔漁洋山人作感舊集皆於詩人中紀其詩以視茲識師友之益肫肫感念不能自己者又有閒焉暇日擬仿是書舉生平所得於師友者都爲一編而姿稟鈍拙不善集益且性又善忘其能無負他山之助乎

跋孝子陸雲駿手書孝經冊

右孝經十八章同里孝子陸雲駿臨終力疾書也陸氏爲當湖望族以孝友著者幾居呂乘之半乃讀先生傳沒時年甫二十四而所行有兼數人者當七歲失母哀

毀如成人有似春臺之七歲攀轅救親其枵腹闔戶以俟父歸有似亮虞礪三之終身不與讌集至刲臂一節則視仲敬之吮目時秉之刺指血入藥尤爲慘苦焉前明子周光祿世所稱陸孝子者湖濱祠宇巋然會書孝經正義以寓思慕先生書孝經之心何以異是顧數君子者或通顯或壽考名垂奕禩先生獨窮且夭斬焉無嗣藉非家雪廬先生爲之傳則今人將無知之者是豈有幸不幸耶此冊留遺至性感人先生之身沒先生之孝不能沒已後之覽者當不徒寶其翰墨之工也夫

跋鍾山子先生周易象義觀通

漱芳閣集

卷五

六

漢儒言易皆主象數至王輔嗣始黜象數而言義理舍義理求象數其失也流於讖緯舍象數談義理其失也涉於元虛此鍾山子先生所以有象義觀通之作也書凡十三卷言象宗仲翔居多言義宗伊川居多而貫串諸家別裁穿鑿附會之說真能觀其通者也令子屬爲序而余所見惟提綱及首卷耳又時將還京未暇請其全書讀之先生潛心經學不與流俗伍著有毛詩學春秋夷庚春秋往例質疑諸書惜皆未及見附書數語卷末聊志景仰云

跋同年蔡湘生書冊

粵東與余同第進士者多以宰官注選獨順德蔡湘生任簡討居京師詞翰之工壓倒儕輩余於散館後卽乞假旋里比入都則君已歸道山戊子冬始謁尊甫於羊城越明年復見君之季弟得觀墨蹟此卷雖臨香光而筆意出入承旨待詔閒蓋於二家書並曾肆力耳屈指書時逮成進士閱十二年君之臨池功益邃惜多散棄距今復十二年而君之卒也已逾十年矣人琴之感爲之愴然

跋朱漕帥青衫舊迹卷

余媿家某堂漕帥爲諸生時已負重名試於學使者數

漱芳閣集

卷五

七

冠其曹是卷乃庚申科試古學作也試事顛末公自誌已詳時余方十歲卽聞此佳話閱十九年始識公於京師一見輒青眼謂坐客曰此吾鄉人物也比選吉士將假歸公力止余行且招畱寓邸時以詩賦就正獲益良多嗣是疑相質事相助休戚相關二十餘年如一日蓋不待締媼後始然焉公之裝是卷也以志知己之感余於公知己爲何如展卷振觸不禁長言及之余嘗三試古學兩爲本學第二一爲第一然以視公之作則瞠乎後爾嗣君建卿閒余在告屬爲跋時則公墓已有宿草矣悲夫

題張頑夫遺蹟

右愛蓮說皖江張頑夫先生手書先生耽研八法出入蘇米閒是書爲其尊人愛蓮而作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所嗜宜其遇物生感而蓮品高潔且欲存此清芬貽子孫也喆嗣聽竹裝潢成冊乞知交題之余在里門人秉鈐以是請秉鈐聽竹子也余與聽竹神交筆語者十年去冬始一見今春再見而聽竹旋病遂永訣焉今請者其孤兒題者其先澤撫是冊也將何以爲懷

題望雲圖

漱芳閣集

卷五

八

壬辰之冬歸營先人窀穸時兩親見背三十年矣悲風震木愁雲蔽空曠野蕭條惟見松楸馬鬣而音容杳不可卽鮮民視息願早隨泉壤而已適錢上舍夢廬以望雲圖屬題圖爲尊慈吳太孺人棄養作也靡依之思觸緒增痛不忍終幅遲久促迫乃覽其卷而申言之夫物之善感人者莫若雲蘇李傷別曰仰視浮雲奄忽相踰矣嗣是泉明之停雲則思友也杜陵之看雲則憶弟也思心真切往往對雲生感而况思其親者乎人窮反本未嘗不呼天也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所見者雲之來往而已其來也若告我以親所在其逝也若引我以尋我

親其隨風變滅不可端倪也則又愴恍於杳冥荒忽而
魂之歸來與否不可知矣記曰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人乎又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是皆無聊之結想徒
自惘惘而已斯圖之作殆由乎此借狄梁公語以寫其
情狀耳以視梁公親在而遙望者則有閒焉雖然先生
失恃已在中年今名之貽甘旨之奉國人稱願然已而
終天之託思如此若芬之十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者
尙堪展視此圖耶彼蒼者天曷其有極雲來無方雲去
無所顧復撫畜之恩勤志意笑語之記憶付之杳冥荒
忽而已此情此景身歷者知之爲揭其本旨如此

漱芳閣集

卷五

九

三閒草堂紀事

其井社出入或老死不相失登仕版則離合一弦括也
然作合之緣亦有匪夷所思者程君雪園構書屋三楹
於宅後爲二子塾屬余榜其楣余取機雲同住意以香
山句顏之曰三閒草堂先是錢孝廉訥庵授館是堂攜
子辰田讀書其中越一載余復館其中四閱寒暑辛卯
秋余督粵東學秩滿代者未至時辰田典江右試於闈
中拜視學粵西之

命撤棘後卽莅任余於仲冬杪始卸篆中間同爲百粵
提學者市月癸巳長假在里適辰田奉諱歸咸詣新溪

尋舊日讀書處時程生浣花亦於其中授徒列筵執卷
猶昔也而雪園物化久次子梅史亦歿東武音塵非舊
矣余與辰田同居北城各安硯他方不一其地乃始也
肄學於一齋繼則同視學於一方繼又同訪舊學之地
於此飛蓬汎梗竟有無心屢值者今余將分襟北邁不
知何日重遊斯堂他時宦轍所及更期同時同地其何
可必感而作記以授浣花浣花讀之得毋愀然於聚散
之靡常耶

書事

向嘗讀左氏盜憎主人之語而疑之以爲苟非仇讐彼

漱芳閣集

卷五

十

盜者不過利其財賄耳何故憎之邑有盜入人室主人
起斫之主人負痛不復拒盡室劫之一盜持主人以刃
著其胷稍動鋒輒入其妻伏地乞命盜取賄畢猶以刃
背擊傷其肱遠擲之而去噫盜之以刃入也爲拒捕耳
業不敢拒恣其所欲矣猶欲傷之而擲之豈非所謂憎
主人哉千載下之事揆諸千載上之語而如出一人且
後人所詫爲新異者古人先已言之然則人同此心之
說非特善者然惡者亦無不然矣故書之以釋前此讀
書之惑

余門人袁生翼佐余校士嶺南嘗述其師周進士事甚
奇進士名濟江南宜興人年十八領甲子鄉薦次年聯
捷以知縣用父兄以其性卞急懼僨事爲請改教職銓
淮安教授促之到官然非其志也郡守王穀篋簋不飭
濟揭諸大府獄不得直罷職歸主講婁東書院其教士
善誘不倦士樂就之然非其志也時淮楚閒鹽梟橫甚
有司治之無策濟詣制府孫相國獻計從其言畀以偵
緝之任濟素善拳勇工擊刺梟不敢近往往棄鹽而逃
以所積金召募農人開墾襄陽曠土若干頃守不聽而
漱芳閣集

卷五

十一

前所逃諸梟結聚楚北伺其出將殺之乃閒道歸治宅
廣陵甚壯麗珍物美人皆具居無何棄之去蓋亦非其
志也尋又主講山左曹州與總戎飲於郡署總戎素以
驍勇稱酒酣語多自負濟曰公勇甚盍試之總戎正技
癢鼓氣作勢奮擊濟濟一揮應手而仆負傷憊甚慚且
恚踰踰而歸郡守惡其失師儒體辭之復歸維揚日以
醇酒婦人自廢噫此豈其志歟袁生述其軀體偉岸手
大如箕不類書生者嗚呼可以想濟之志矣

書爰上舍事

有無賴子連什百爲羣爲詐譖剽奪害鄉里俗謂之鼠

黨邑城南數里有村曰淡水橋爰上舍居之歲凡徵漕許先以銀抵名曰折色及開倉折色止爰攜番錢若干枚入城將納賦倉已開矣還過酒肆飲悔赴折色之晚以語所識者旁筵鼠黨在焉爰出鼠黨亦出酒家故與爰善慮有變止之爰不可乃假以鐙而去越日里有浮屍出酒家往視之爰也里正告縣令請按驗吏報口無舌令不問判以失足溺水而令其家舁歸殯之爰妻子孤弱不能辯事遂寢春臺戲者里巷演劇之俗名也亦無賴子持其事按戶科錢因以入己有陸姓者是日及爰所令出錢爰以新喪不觀劇辭陸睥目入室將強

漱芳閣集

卷五

十一

索見總帷注視久忽大聲曰汝家主爲我縊死取財翦其舌投諸水宴然無事汝輩敢忤我耶衆怪其妄然其述縊爰狀甚悉皆衆所未知也相顧愕眙既而執此言嘍嘍不肯已乃告里正執送有司有司故斷斯獄者也惡其言掌責之陸不呼痛反稱善且詰令何以寢此事責數百如故乃下之獄翼日命繫城隍廟庭樹則聲啞語不可聞矣時方暑不令弛衣曝烈日中絕其飲食二日而斃令旋升司馬履任不數月卒

漱芳閣集卷六

平湖徐士芬惺葦

禮部尚書山陽李公墓志銘

道光丙午四月大宗伯山陽李公卒其秋將歸葬故里
公弟宗晟以公行狀屬爲銘公門下士中外無慮千數
百人士芬受知最先受恩亦最深因不敢以不文辭謹
按公諱宗昉字靜遠號芝齡先世有號金竹翁者元時
以醫名濠泗閒明初徙居山陽子孫世其學故至今猶
稱金竹李氏曾祖諱培庠生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貢
生三世並以公官封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生
而岐嶷穎悟絕倫考光祿公課子嚴四歲時卽令夙興
誦讀八歲能作文十六入縣庠甫弱冠試藝爲錢黼堂
學使所擊賞首列食餼科試以國士無雙命題卽指公
也尋選辛酉科拔萃卽於是秋舉鄉試壬戌捷南宮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國史館 文穎館協修甲子充陝甘副考官己巳會試

分校壬申大考二等升贊善癸酉遷中允視學貴州時
巡撫某以黔賦寡疑田多隱匿擬疏請丈量全省田設
局調吏銳意必行公知其不可而無以折之也會公方
以志乘闕畧檄各校官蒐采載記適得乾隆初前學使

鄒一桂請丈田御史包祚永極陳其害當奉

俞旨故事以示某撫曰部臣必援此以議駁且以匿前
事詰君君無辭矣某撫大悟事乃寢黔民得安未幾歷
侍講侍讀庶子洵擢國子祭酒 召回京丙子考試差
上親閱卷卽命督學浙江調翰林院學士越日入謝

諭曰汝考差第一浙江人文淵藪當取有用之才公益
感知遇日以作養真材圖報稱先是山陽汪文端公視
浙學三年士子欽其學行服其藻鑒以爲極盛難繼而
公適代之凡所以陶鎔浙士者一如文端蓋公卽文端
弟子淮陰人物浙中學校並以二公傳盛事焉丁丑擢
漱芳閣集

卷六

一一

少詹事己卯升詹事庚辰秩滿還京充

日講起居注官稽查左翼覺羅官學遷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銜辛巳道光改元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
壬午遷禮部左侍郎充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是

秋充江西正考官接任學政調戶部左侍郎南昌試院
有高阜傳遞者向於此通綫索公爲起亭三閒試日危
坐其中周覽無所蔽弊以絕會選拔屆期甄擇精慎彌
愜衆望丙戌差竣調工部左侍郎兼管錢法丁亥調戶
部右侍郎兼管錢法是冬充

經筵講官戊子管國子監事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

充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署兼管順
天府府尹庚寅署吏部右侍郎尋以失察戶部書吏僞
造捐照降三品服留任辛卯再署吏部侍郎充順天鄉
試副考官未出闈 賞還二品服開復處分壬辰充浙
江正考官癸巳調吏部右侍郎旋丁內艱乙未服闋署
吏部右侍郎丙申補吏部左侍郎尋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次年丁外艱庚子起復充武 殿試讀卷官署兵部
尙書是秋補原官癸卯

賜紫禁城騎馬甲辰升禮部尙書乙巳兼署兵部尙書
冬以疾請假開缺未半年卒遺疏入

漱芳閣集

卷六

三

上以公學問優長辦事勤慎深致軫惜

予祭葬如例公生有至性事二親盡孝至老孺慕人稱
羨之弟少公二十七歲自幼授讀友愛甚篤朝夕飲食
與共數十年無閒廉俸所入分贍戚族必徧能讀書者
培之尤厚於服官以盡職爲心忠愛之忱措諸實事絕
不以矯激沽名疾亟時僚屬入問猶懃懃詢部務無一

語及私生平曾無蹊徑口無臧否與人晤對落落不嘔
近然視人事如己事扶植門弟子傾囊助之無所惜賴
以離枯集菀者不可勝計所著聞妙香室詩集十二卷
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黔記四卷唐律賦程

若干卷金石存若干卷致用叢書若干卷與制舉諸體
皆行世生於乾隆己亥七月初三日卒於道光丙午四
月初十日年六十有八配沈夫人以賢孝稱先卒弟子
昇琛嗣銘曰

淮之水兮瀾瀾鍾毓名賢兮一其揆觥觥文端兮無與
比公起卓然兮獨媿美科名仕宦兮如一軌各有不朽
兮照青史南郭之南有高粱兮十五里奠幽宮兮鬣封
峙世世萬子孫兮永繩此

貴州鎮遠府知府賈君墓誌銘

黔之鎮遠當三楚之衝地險多盜居民好訟夙稱難治
漱芳閣集

卷六

四

同年友賈君曉媚守是邦未逾年盜弭訟息治行之敏
上下咸嗟異之然君已積勞發疾矣繼又權貴東兵備
道力疾巡黎平聽獄洽兵疾彌劇抵省遂不起赴至京
知交無不悼惜其明年君之子世陶自晉詣都手行狀
告曰葬有日矣乞爲銘吾父遺命也嗚呼士芬與君同
登己卯榜且同出闈廖公門居京師相過從者十年契
洽無逾於君君亦深以士芬爲知己彌留之際屬以志
幽其敢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大夏字受詔曉媚其別號
也先世由山西洪洞徙居太谷七傳至諱光籍公以舉
人令直隸新樂卓有政聲去官日邑人士遮道祝曰無

以報明府願世世有達者生子三君其季也曾祖諱士英祖諱璠增貢生鄉飲大賓兩世皆以新樂公階封贈奉政大夫本生曾祖諱士哲 馳贈朝議大夫新樂公以君守麗江 封中憲大夫君幼倜儻十二歲能博覽史事祖奉政公親督課甚愛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嘉慶丁卯舉於鄉甲戌以輸餉候銓六部員外郎己卯成進士以員外郎即用補刑部福建司兼管山東司會榆次民間思虎強姦趙氏女邑令以和斷女忿自剄死趙鳴於上官均以令故斷如初事

聞

漱芳閣集

卷六

五

敕下刑部按治以君悉兩造土音獨任聽辭君晝夜推鞫獄得平反 特予加級甲申推升吏部稽勳司郎中兼管文選司事丁亥簡授雲南首府遺缺

召對圓明園詢及榆次案

溫諭褒嘉之尋補麗江府任事三載敘績加至二十六級庚寅以父憂去乙未入都需次甫三日卽 授貴州鎮遠府知府蓋自君任比部時

上已心識之至是駸駸嚮用而君遽奄化悲夫君遇事有識持己以正方其鞫榆次獄也有部郎夜詣君爲原

讞官道地且以事涉院司大吏誅之君曰恐我畏大吏
天下從此不畏王章耳言者慚而退任吏部時謹持選
法例有不備吏請比附成案君稽覈恒過夜分吏不得
上下其手其守麗江也部夷九種未改榛狉君於朔望
宣讀

聖諭廣訓必命通事反覆講告較訓漢民尤詳麗守例
得典兵積年戎政弛兵漸驕恣晝掠於市君至痛懲之
并劾其弁遂嚴訓練不三月而營伍肅逾年有永北游
匪千餘來私開銅廠居民糾衆禦之闔境洵洵君集兵
練遣令弁帥之往授以方畧越三日遂獲渠魁餘匪竄
滅芳閣集

卷六

六

巡賓僚交慶君曰未也民夷習於聚衆不懲且生變復
密偵倡議者置諸法事乃定其治鎮遠也初下車訟牘
甚繁君察其詞皆由經歷進起滅由人乃蒞堂皇親受
詞隻字入必取實訟乃口簡郡素多盜令民擒賊者咸
受賞民爭先捕獲賊俱遁黃平州屬格夷寨久爲盜藪
兵役恒被格傷五六年莫敢過問君密遣金別駕僞爲
茶傭入探徑途繪圖相度先設伏乃遴員役疾趨巢穴
出賊不意賊驚竄林谷伏發擒四十三人獲兵械無算
爰上大府緝匪之策數千言畧謂保甲雖善策但黔省
山廣人稀每寨不過三四十戶有一寨均恃盜竊爲生

者若行保甲法是以盜保盜其惡滋甚竊維師保甲之意不在必行編查之法祇須令各寨頭人將十五歲以上男丁列名送官官爲分列班次在本寨隘口逐日遞巡如能獲賊立予賞賚如此節節防範盜自無隙可乘又謂懸賞之法用於事前則可若已失事方懸賞格則是與賊遞信未有能獲一人者且巨盜知指名急構非結黨拒捕卽迫急變生惟有偵悉其路逕人數或誘其出劫中途邀捕或塞逕直搗巢穴方有濟中丞賀公深許之斷獄尤精敏吏呈拘人票稿祇點一二要者兩造旣至雖深夜必集訊事重大皆自屬稟待屬吏以誠賢

漱芳閣集

卷六

七

否皆直言於大府無隱性喜扶植士類郡縣學生赴官質訟雖得直必誠以自愛書院試卷皆親爲點竄如塾師之訓弟子又選其尤者加課後率登賢書有入詞垣者赴貴東任時雖有疾祇以一輿兩馬往抵署二日伺接者猶未之知及卒賀公輓以質直可風四字洵確評云君生性至孝嘗遊保定聞母疾篤乘驢兩晝夜馳五百里不及餐飲抵家憊不能起膝行入室猶及受遺言在滇聞父赴投地慟絕遂成氣逆疾竟以是疾作卒於道光十七年三月十一日距生於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配杜恭人先卒繼配王恭人

子六世鳳附貢生世虞庠生世行辛卯副貢工部員外郎世臺議敘縣丞世陶乙未舉人世西議敘縣丞女一孫五女孫四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葬於郝村東南原卯山西向銘曰
質以持身直以接人肫肫之性物被其春維心之敦維福之根仕學風矩詒于後昆宰木蒼鬱鬣封隱嶙千禩不磨視此銘文

誥封奉政大夫許公墓志銘

道光二年士芬典江南試其以第三人登賢書者爲許生球次年成進士觀政吏部尋乞假省其封公子璧先生於關中蓋先生客游時球猶在襁褓越二十年成名瞻覲父子甫識面朝野傳爲美談歲丁亥先生就養來京因得交於先生先生眞樸無華胸不設城府而言動聞道氣晬盎令人一見悅服乙未先生南歸其明年球奉

命觀察山左遣使迎入署而先生已北來甫抵都遽卒球聞赴雞斯徒跣入都扶襯歸卜葬得地復來乞爲銘按狀先生諱宗翰字兆輝子璧其別號也世居皖之歙會祖諱學倫議敘州同祖諱士凝禮部鑄印局大使考諱潢太學生以孫貴 贈奉政大夫例晉中憲大夫妣

汪氏 贈宜人例晉恭人先生自幼穎悟有大志中憲公遠遊吳粵閒先生讀書兼持家政事母以孝聞應童子試輒前茅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同里程後村封君好培植人才延名師聚里中英雋讀書三十樹梅花書屋先生與制府程梓庭司農程春海諸先生共研席商推古今閱數寒暑尋以家中落出謀菽水會鄆州刺史吳蔗鄉初令關中以書招遂往依之刺史前厯岐山高陵長安咸陽咸甯令以廉惠著者二十有一年先生無日不與俱自簿書錢穀以及往來簡牘無事不綜理以助成其廉惠者亦二十有一年在咸陽值西陲用兵

漱芳閣集

卷六

九

供應軍行貸貲於商民商民曰必許公書券然後應球之省覲也值先生在咸甯丁內艱咸陽士民來弔者百餘人及球詣咸陽復歡呼迎送於河干謂是先生子也知交或語之曰君尊人恩德及人多歷年所故人心愛慕如是及趨庭時從容問故則曰事有主之者吾佐理而已卒不以實告嗚呼昔漢于公爲己有陰德知後世必興乃其所行何德世莫知之今并其嗣弗使知斯眞爲陰德宜先生之有子也夫球通籍年甫弱冠其在吏部時猾吏斂手在樞廷明敏持大體及爲諫官言人所不能言章奏數十上直聲震中外典試事者三分校者

一皆號得人蓋無時不稟義方之教先生性和易然律身嚴謹非義一介不取嘗筦咸陽稅局故事歲取其百之一以爲酬先生盡卻之閱十四年數盈鉅萬絕口弗道方北上時道山左聞球觀察是省恐地方供具戒家人弗使知一肩行李兼程進於十月初六日抵京與親知談讌竟日夜分就寢次早無疾卒年五十有九以子貴

封奉政大夫例晉中憲大夫配畢恭人先三十三年卒繼配項太恭人子三長琪太學生 勅封奉直大夫次琛殤次球道光癸未進士吏部主事歷員外郎充軍機

漱芳閣集

卷六

十

章京都察院御史給事中山東分巡兗沂曹濟兵備道女一壻程善湘孫四錫爵錫祚祥恩長怡孫女十道光十八年某月日葬某阡銘曰

惟古之仁人不自澤其民則有所輔以行其仁有所詒以成其勳先生行其仁不居其名成其勳不居其榮嗚呼此先生之塋

誥封太恭人例晉淑人朱母盛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姓盛氏吾邑贈中議大夫梅坡朱公諱邦瑾之配清河道觀察壬林之母也贈奉政大夫諱紹昇贈宜人劉迺太淑人之考妣太淑人生而端莊性慧悟幼讀

書能通大義稍長佐劉宜人治內政無大小咸措理秩如年二十一歸中議公時家道中落族人多無行公性直恒面折人過人以是忌之會公居父喪室被竊蹤迹涉族人公廉知之而不肯發族人轉謀禍公叔某酗酒兇暴乘公臥病排闥入將甘心焉正惶急閒適族姪某踵至太淑人卽以搆叔祖陵叔罪之繼以危言激使解蓋權詞以應變也姪果懼力前掖以出公得免旣而叔以捏竊干犯訟諸官不良者證之公無以自明出避之而衆情洵洵交訖不已太淑人乃詣族長自陳徧集族人對衆辯論是非辭嚴義正衆俛首不能辯勢漸解然

漱芳閣集

卷六

十一

訟猶未已偵知主謀者爲小叔某因延至家剖析始末曲直昭著其人爽然悔前之偏聽乃轉爲公謀訟遂息公歸杜門課子家政悉太淑人主之恒親織以給朝夕壬林入邑庠或請爲王子師太淑人不可曰汝力學勿分心壬林甫弱冠登賢書族人稍稍來太淑人絕不介意且曰使昔時無家難兒鄉居無名師益友何能至是先是朱氏世居徐家埭太淑人旣靖家難卽勸公城居故云辛未壬林冠南宮入詞垣尋改主事積十五年始至臺諫宦途遲滯太淑人訓之曰汝當安心任運藉以磨鍊才識勿以遲速介懷後就養永平府及清河道署

教以居官行政之法皆真切有裨治行蓋太淑人素明大體遇事能斷親串有疑難事或相爭論輒請太淑人區處數言立解無不悅服其在永平於壬林讞獄時每從堂後坐聽比還內則於應推鞫處剖微抉疑多中窳要其識見高遠有迴越尋常巾幗者故能涉厯艱鉅支持衰戶脫夫於難教子以立身顯名至其事親孝敬夫盡禮待兄弟友愛持家黽勉殫瘁撫子女慈而有法馭下嚴而有恩調恤里黨親舊不留餘資持躬儉約雖貴一如貧時他人得其一節已稱賢淑太淑人則嫩不勝紀祇論次其犖犖大者太淑人生於乾隆丙子十月二

漱芳閣集

卷六

七

十二日卒於道光甲辰四月十五日壽八十有九子五長壬林嘉慶庚申舉人辛未會元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洊擢掌京畿道御史出守直隸永平府分巡清河道次遜敏殤次春林附貢生先卒又次俱殤女三長適國學生程奐次俱殤孫男七兆英國學生壽熊嗣蕃餘俱殤孫女八曾孫男一承祐以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耐於中議公之兆距公之卒二十有三年矣朱氏之卜城居也與吾家同巷後徙稍遠太淑人嘗於隔河見士芬抱書從塾歸詢知姓氏常以語所親謂此子不凡後官京師與觀察爲石交近又締媾故於太淑人壺

範知之最深觀察屬爲志銘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禦
侮以才制事以識匪閨閣是責而閨閣優爲之聿修厥
德維德之備伊福之萃以壽其躬以昌其後嗣柘湖遠
長東流抱岡有松有楸佳氣蒼蒼我銘幽宮垂于无疆

國子監生剡溪姚公墓表

國子生上海姚公旣卒且葬矣其子際唐具狀郵書京
師乞表其墓道之石上海距吾鄉百里而近鄉人往游
者歸必稱公以賈起家而嗜義若飢渴余心重之旣與
際唐昆弟游益論公內行之美教子之有法因不敢以
不文辭按狀公諱炳源剡溪其字先世有愛泉公者自

淑芳閣集

卷六

三

紹興來遷數傳至輔臣敬臣二公兄弟友愛咸有文行
輔臣三子最幼曰湘巖公諱灤早世乏嗣而敬臣之子
民上公有二子乃以其長者爲湘巖後卽公也母徐孺
人賢而早寡愛公若己出公年甫十三擇名師誨之學
通諸經大義家故饒於資湘巖卒時稍稍落徐孺人綜
理內外心力瘁焉公以孤子當室遂廢書習計然業邑
之人有鬻貨於海東諸國者引公爲助公不事纖嗇而
善察生物之息耗以意懋遷有無輒竒中獲倍稱息故
不十數年而家復饒事嗣母至孝修潔白之養母卒居
喪盡禮本生考民上公暨配高孺人食貧鄉居生養死

葬公一以身任之不諉其責於弟也先是輔臣公葬黃浦之東春秋祭掃往往涉波濤之險徐孺人嘗以爲言公乃卜地近城之陳涇以葬其本生大父敬臣公而以嗣父母及本生父母從焉築丙舍墓旁歲時臚臘禮拜上食如生存從兄固亭無子以長子後之幼弟某數歲而孤招之同居長爲之婚復分財以贍其生族之殘者孤者月餼之粟其無屋者割所居居之恒誦先儒之言以訓其子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宗族聞者謂公庶無忝乎斯言體素強年逾古稀猶善飯行不扶杖卒之日晨起掉

漱芳閣集

卷六

古

小艇近游舟次忽感河魚疾因暫憩丙舍中日未下稷病勢驟加而神識不亂訓其子以讀書爲善且曰吾依先人邱墓以終又奚憾遂卒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距生於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同里葉氏處士端臣公女先公三十一年卒性端淑以勤儉佐公俾無內顧憂日夜操作煩擱之事皆躬親之以勞致疾十指至不能屈伸卒年四十有三公深悼之遂不更娶子男二人長錫鐘太學生出爲從父後次際唐邑廩膳生績學能文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三人元弼元鏞元鈺余惟周官三物六行之教廢而

穠耨德色箕帚諱語古人且憂之舉公之質行以風示里黨民德其益進於醇乎此余因際唐之請傷公之亡不可以無述也公先以道光八年正月二十六日窆葉孺人越四年而公卒際唐等乃以其年十二月初四日啟葉孺人之封而合葬焉墓在邑城西二十七保羊字圩祖塋昭穴

祭高郵王文簡公文

嗚呼淮海名臣夙推文肅觀察濟美宏啟正學厥惟吾師以似以續仕綜其優學全其樸胡天不仁萎此哲人九重震悼百僚哀呻矧在弟子旣敬且親溯自崧生神

淑芳閣集

卷六

五

貽之桂桂之馨兮孔顏之契桂之直兮皇夔之治經籍譌舛茫茫積塵千載誰覺公探其真音訓通借論疏典墳公發其奧爲筏爲津授受心傳婉愉色養一家書成千古義朗蒼臺之齒晨昏之侍疇克孺慕而兼養志甲第英英上齊祖庭三世清華箱積其青清華殊等旋歷臺省六官經國公咸領之庶政主綱公則秉之公之讞獄廉吏節明公之持法奸胥屏營陳謨決策力正傾側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論文造士裁定書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帝眷一德喜公還朝大任方倚騎箕莫招曰端曰優褒

自

天語飾終禮崇易名典鉅史冊用光詒穀其昌公心無憾人心則傷維卯與未多士在位齊豫黔楚浙水重莅咸痛西州莫酬恩地山中小草孤寒欲槁首拔茹連移植蓬島煦以春風示以周道迪之經綸飾之品藻誼均家人德崇師表重之昏姻永以爲好十七年心莫名傾倒方期密邇蘿長柏繞森罹鞠凶音容其杳音容堪緬神歸浩浩始期明年觴介壽考今瞻總帷酌此清醪呼問蒼天風淒雪晶嗚呼哀哉尙饗

史官公祭總裁陸文恭公文

漱芳閣集

卷六

六

嗚呼南鎮崇隆誕鍾賢哲一旦云徂音徽隔絕

皇心震悼

曰咨秩宗飾終稽典易名以恭朝野羣工吞聲齊赴榮哀之心暨於婦孺惟公觥觥夙播令名曹倉騰茂江管蜚英釋躋離蔬承明著作藜火宵勤花輒晝恪迺歷儲屬迺晉清卿天麟翼秀神豸司衡若臯若夔公接其武六官策勛公勛咸樹啟事伊山武庫伊杜建保宗伯薄違圻父典型惟明考工惟平公綜其治庶績以成

命監大尹雀鼠靡爭沈幾密勿笑比河清公之謨猷

聖心謹信啟沃論思日獻月進虎觀譚經淵微默印春

朝茗讌柏梁拈韻

尙方賜珍

禁垣策駿賞延以世亟畀佐郡公之學問宇內瞻望皇
華萬里滇吳楚湘輜軒三出秦晉黔牂南宮得士絮軌
歐陽

臨軒

親試玉尺同量廿年科目半出門墻矧以三長總持史
局紀傳編年秘書寶籙表率羣才南董斯續方期平格
長仰風標云何箕尾奄忽空霄音容已矣懋德常昭靈
兮歸來鑒此薌蕭

漱芳閣集

卷六

七

祭姑母馮安人文

余幼孤露慈親繼徂疇撫我者實惟我姑姑之撫我始
終不渝我欲酬姑未盡區區嗚呼哀哉繫姑之賢內事
咸秩少以孝稱長宜家室善事姑嫜旁及親暱相夫儉
勤蓋藏充實凡百女宗聿遵表率坤德順貞宜壽可必
何天不仁奪之倉猝嗚呼哀哉某年十二依於姑慈無
母有母拊之育之深宵課讀匿鐙於帷情切心苦家人
不知泊乎成名遠道倭遲姑曰勉旃慎毋傷離敬供爾
職大昌爾辭我雖違疾猶能自支強爲歡顏慰我愁思
姑顏則歡姑心則悲迨我言別淚不自持燕吳迢遞五

載於茲家書問安月以爲期書達則喜復滯輒疑祝姑
常健歸奉一卮惴惴此心風燭之危丙歲孟陬暮鴉忽
噪謂傳好音而來凶耗嗟病不斟積哀何告歿不視含
窆不及造悠悠一官不娛齒耄虛持告身難爲姑報死
者無憾生能勿悼嗚呼哀哉飄飄丹旆悽悽白楊音容
杳隔惠澤波長和泪以書語焉不詳遙酌清酌姑其來
饗

陸坦人哀辭

余視學粵東時延中表陸一帆上舍襄校一帆老母在
堂家事冗雜而能於五千里外忽然無內顧憂則有子
激芳閣集

卷六

六

坦人代任其事也坦人沈潛好學生有至性事王母得
其歡心忘乎子之不侍側處家事秩然如禮事母孝母
沒哀毀滅性無何遘疾卒前年余在里見其性行純篤
以遠到期之乃入都未久而赴音至矣傷哉坦人名金
樞卒年二十有四自幼刻志績學著詩文若干首臨終
以不得一衿爲恨一帆許其選梓詩文乃含笑而逝余
惜其賫志早沒也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昔長吉之苦吟兮年尙靳乎三十矧家術之紛總兮瘁
一身其營緝伊天性之摯篤兮藹華咳之愛日旣耽芸
馥以心悴兮復痛萱萎而骨立何二豎之不仁兮森乘

羸體而潛入歎蘭摧於謝朓兮孰爲收西河之泣嗚呼君其不死矣視子安之有集

高純齋先生像贊

先大父晚年與同巷高公明遠善公命二子受業於先君子而先君子館舍遠大父權課之因曰吾生平授徒無算此其殿矣尋喜曰二子大佳殿吾軍乃張吾軍也先君子授徒亦衆顧諸君或轉益多師而高氏復齋孝廉純齋茂才專師一家孝廉性忼爽其文豪邁茂才性沈默其文堅緻各如其人惜茂才不永年未四十賫志以歿昆弟故友愛氣誼比於二蘇甲子秋試孝廉乏於淑芳閣集

卷六

九

貴將不應夢弟促之曰速詣省弟當助兄醒而異之乃勉赴焉遂獲鄉舉先是八月杪吾姑語余曰昨夢見汝父坐齋中高氏二生來侍坐如平生狀旋聞曰長君入闈厥弟助之余童時不省後問諸其家則所言脗合噫君手足之情冥漠中猶篤摯乃爾耶其孤繼庵茂才篤志勵學有聲庠序持其尊人像屬余題余對之恍如七八歲嬉戲庭隅見君來書齋譚藝時也爲之愴然因系以贊曰

正爾容束帶也恭穆然見老成之養邃兮而不知與卮角之日同余雖嬰媿而媿嬉兮猶及識君之面而記君

之行蹤而因以振觸於三十年之前家庭言笑之日又
泣然不知涕泗之何從

漱芳閣集

卷六

二

1360



中國書店標價

定價	2.150
----	-------